慕夏堂文集序

蓋自一元肇判以來夏夷之別截若霄壤人皆知貴夏而賤夷攘夷而尊夏豈天之生物粹於夏而駁於夷耶特地限南北氣有清濁而然也歟或氣機旋斡之際亶衷卉服之中賦得清粹而傑然為英豪者有之如休屠之金日磾是已彼日磾者自北胡而歸服於西京忠藎誠亮為漢良臣與博陸侯并盖千古一人耳噫若日本義士金忠善其殆庶幾乎日磾之流歟公在日本姓沙名也可金忠善即向化後 本朝所賜姓錫名者也公世於漆齒跣足之鄉曾不見禮

義名教之爲何物而已自童幼時慷慨有慕夏之志遂以自號之恒曰生而爲男子則幸也不幸而不出於中夏生乎絶海蠻蜒之邦不免爲左衽而死則豈不爲宇宙間英雄之恨哉逮夫秀吉之興兵渡海也公以智勇絶倫隷清正麾下時年二十二已心非其師出無名罪犯逆天而謂此機可乘可介鱗而衣裳也不辭爲先鋒及下陸雖蛇豕搶攘之中見禮俗文物之盛欣欣焉曰是亦夏也有變夷歸化之心投書納欵於左右節度使金應瑞朴晋等反旗倒戈斬馘甚多遂與南征諸將轉戰于慶蔚等地屢立奇勲島

銃火砲即彼之長技我國之最初摧敗坐於此也公乃教以銃砲打造之法觀於當時諸陣之往復書可徵也自是而彼之長技我亦有之畢竟收復之功公實多矣旣蒙 賜姓錫爵之恩每切竭忠報 國之志邊圉有警則自請十年之防戍翟虜東搶則又以衰齡而赴陣奮身大呼戰血糢糊而南漢下城之議已成矣公擲劍大哭曰東國之於 皇明被再造罔極之恩東土臣民寧死於北虜鋒刃之下奈何和乎是又見春秋之大義也豈直爲 本朝義士耶亦可謂崇禎遺民也已於乎公之卓行奇節若是炳然而

當時勘亂諸賢記載文蹟并沒公事實豈公讓功僚幕不以自伐而然歟抑來自敵陣侍以羈旅而然歟是可慨惜又觀公遺卷書疏紀訓等文字忠信悲壯辭達理順不讓於我國儒學中人重為之嗟嘆不已又余於此尤有所曠感者卷中有答我祖判書公書槩見一時先輩相與之意也今於公後孫漢正之乞言也不辭而為之叙如此歲壬寅孟陽既望原任兵部左侍郎晉山姜世綸序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不以虞夏而有所豐嗇是以陳良楚産也而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中國季札吳

人也而慕堯舜三王之風請觀周樂如其不然陳良終於楚而不能北學矣季札終於吳而不能觀周矣此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猶興而吾以所聞所見攷之信哉斯言也故慕夏堂金公日本之人也日本之為國在𠂤海中最遠地其言侏離其俗羯羠而禹敎之所未訖軒書之所未及者也然而自公之甫及髫齡慨然慕中夏文物之彬彬陋鑽髮習俗之羞羞及其越海之日已有倒戈之志誓師登舟魚龍護送諭衆下陸天地開霽入我國五十年間前後偉功盛績既有諸公之節節襃揚則不必更有贅陳而既

以慕夏扁其堂則以中夏之人不可無一言吾請槩言其大處用夏變夷無異於金日磾尊周大義無愧於仲連子防胡至烈不下於李飛將而勇退丘園逍遙水竹則宛若羊叔子之風流晩擇仁里嚴立條約則依如呂藍田之鄕規至若溯南風而觧帶嘘唏其孝何如也望　北辰而沒身隱憂其忠亦何如也嗚呼休哉以公之如此志氣韜畧如此處身處家如此盡忠盡孝生不能展盡所蘊享食其報而穀祿荒祠僅保春秋香火在公則雖無憾而千載之下志士之淚其必爲公而不盡沾襟矣崇禎四壬寅陽復前十

日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 教兼 經
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西原鄭藎序
不佞嘗讀尊周錄至林公慶業越海投明期欲雪耻
於北虜雖瀕死而不悔李公士龍雖為清人之所逼
而去鉛發礮不傷大明一人洩竊欽其志而壯其勇
未嘗不擊節嘆尚矣日金君漢正甫以其六世祖慕
夏堂遺稿來示余以弁卷曰龍蛇之亂吾祖渡海歸
明積勞効忠而家乘逸於灰燼孱孫未逮耳目無能
摭實而闡揚幸而遺蹟復出於金將軍應瑞家古篋
當時事實略得記載裒為一号將以壽其傳焉余乃

薰盥而敬閱公本日本人也生於漆齒之鄉長於鴂舌之邦而慕中夏之文物嚮大明之德化歸義於對陣之先倒戈於鏖兵之初其事與林將軍李騎士恰恰相契而尤有所難焉彼二公則自是吾東方禮義之人偏蒙

神皇帝再造之恩忠肝義膽固有所不容已者而顧公之能自拔於四海之外六經之表變夷而為夏者又豈不難乎哉然而林李二公固已顯赫於尊周之筆而獨公之見漏於是錄抑何哉一顯一幽不能無秉筆家踈畧之歎矣觀其曉民之檄講和之書錫

姓名謝疏 賜牌田諱章皆赤心中流出而忠信
而質直悲壯而激烈殆若素有學問者然且其制鋭
練兵斬將搴旗之勳宜居其時諸將之前列而特以
身居偏裨有功而不敢居雖蒙 褒賞而猶自歛然
而讓退實有古良將之風亂定後歸卧於鹿山中其
所以約戒鄉井訓屬子孫者彷彿呂藍田顔氏家規
模十載[illegible]塞枕戈防秋亦似金城之屯田伊吾之鳴
劍逆适之招誘則公能斬使而禦敵豪酋之逸去則
又能手刃於盃酒之間一何其忠且勇哉及至胡馬
渡江盟成城下則投劍痛哭隱居而自靖又與遼東

帽一轍是豈非天分之本義不繫於世類有如茲泥
之蓮南山之竹者耶噫元之許文正劉靜修其道學
非不純正矣其見識非不高明矣顧乃染跡於左衽
之朝甘心於薙髮之世而其於春秋尊攘之大義別
無所講明者愚若是常咄咄嘆惜而若使公當其世
而處其地則又豈無可處之義耶即今神州陸沉冠
屨倒置志士風泉之感百年如一日而無能傾東海
之波以洗腥膻之域又無能抗一策於南濵援得永
曆後消息令於公慕夏之集追想公慕夏之心而尤
有所激㥥者焉余亦崇禎之遺民而隱於海者也乃

竊附名於遺篇以寓欽慕之忱云爾崇禎後四壬
寅海隱姜必孝謹書

慕夏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

狀

書

記

慕夏堂文集目錄終

謝嘉善疏

伏以臣本海外蠻人羈旅賤蹤欽仰乎本國堯舜之風願借乎本國 聖人之士寄子孫於禮義之邦留姓名於文物之鄉悠悠此願弸于胸中今適被遣於淸正之先驅渡海於四月十三日而遂海卽日始見東土則衣冠文物果如所聞故慕夏之意愈篤於心中歸義之志深切於所見遂以所領兵三千歸附于慶尙兵使臣朴晋以至今日而囊在南晋再戰再捷非臣之功也此莫非賴 聖上神威之功而形庭試

藝恩數偏至陞資二階崇寵靡極豈以外國之賤俘
有此崇資華班之赫赫功名高位之彬彬耶揆以私
分默揣 天恩榮則幸矣感則溪矣徒增隕越不覺
涕零伏念臣素乏才勇又無智畧而殲滅醜虜似無
期日則實由於臣之不忠於國家也言念臣罪萬死
猶輕而恭俟誅戮猶恨死所之不得矣 聖恩弘大
不惟不誅侈之以 恩寵猝富貴不祥之言古有是
語則安知其不在於臣身而苟添是資則天必厭之
神必猜之臣焉敢當也臣焉敢當也且忠臣不事二
君則臣亦不肯名節之臣也臣常愧恧耿耿于心在

臣既無忠節之可褒又無功業之可尚則　聖主何
取焉而寵用之若是耶臣於私分誠惶誠恐不知所
爲然而　聖德廣運不以臣賤俘而棄之不以臣有
罪而斥之臣雖島夷亦一人也豈不知報　聖恩之
萬一也哉顧念臣尚保首領於東土者幸已極矣伏
乞　聖明察臣愚衷矜臣微誠亟收　恩賚以肅朝
綱以安私分之地臣無任

賜姓名謝　恩疏

伏以臣島夷賤俘羈旅冷跡待罪嶺陣竭盡心力惟
患破賊之遲延恭俟誅戮之及身　聖恩弘大不惟

不誅　賜姓錫名之恩渥遝及於萬死猶輕之身此何　恩數此何恩數也臣本鴂舌之人素抱慷慨之志耳聞東土之衣冠文物禮樂刑政有唐虞三代之風云故息見東國之民物晝宵憧憧如狂如癡之際惟彼淸正選爲先鋒心中甚非淸正之有意射天無名興師然而强爲先驅及至本國則文物之彬彬禮義之煌煌果是中華制度也一自越海之日即有講和之意者欲以此身託于禮義之邦願借一廛而爲氓於　聖人之國也本非官達鈞名之地也又使子孫寄在於　聖人之國將使爲禮義邦之人也又無

使子孫欲為顯揚於朝著者也然而既歸之後竭盡心力討賊效忠在臣道理所當然故一戰嶺陣而勝再戰嶺陣而捷此非臣智勇之過人也實賴 聖上體天之德惟我 聖上歸功於賤臣濫賞於賤臣美姓美名以加賤身表以揚之顯以寵之此實千古所未有所未聞之 恩也昔秦穆公尊寵由余而未聞有賜姓名之道漢武帝愛厚日磾而豈有如臣之賜姓名耶然則臣之蒙 恩於聖上者前史之所未有也臣何以得報我 聖恩之罔極耶臣無任

還賜裨疏

伏以國之所以有臣者將以需用於亂世也臣之所以事君者亦以共濟乎板蕩也若其昇平之世善治之時則雖有百僚之蹌蹌而只是等閒之人也苟有當亂之世急遽之日則為國盡力効死竭忠者臣子之職也雖彼臣子之為國盡力者非希功也乃臣子之當然也効死竭忠者非望賞也乃臣子之職分也以為國盡力為之要功以効死竭忠有意望賞則此非人臣之道也臣今於牙賊捕斬之事非有意於要功也非有意於望賞也臣本島夷之人猥添臣列濫被 賜姓錫名之恩則實千古罕有之榮寵也骨雖

糜肉雖粉而此心竭忠終無有日雖欲爲國身死而
亦無死地故尙保殘喘以至今日惟兾子孫之寄托
於禮義之邦也豈意賞由
賜俘遍及於無似無功
之臣此何
恩數也此何恩數也設使臣身有功於
斬捕牙賊此乃臣子爲國討亂之節也固無可賞之
賜也而况且牙賊之捕斬以我
聖上神靈之威
而假手於臣也若使臣非假手而獻其馘爲臣之道
討逆受功義有所不可而理有所不合於事君也臣
寧爲販賣之翁不忍以牙賊之頭賣之於國家而受
直也且牙賊自是國逆也絲以國典國逆之庄籍于

公家則今此賞 賜之田乃是牙賊之庄也請沒于守禦而爲屯田俾補軍門之用則臣心晏然於垂死之前臣目可瞑於九原之下也伏願 聖明察臣微誠俾遂賤心以安私分之地臣無任

仍防疏

伏以臣竊以謂自古有國者莫不有敵國之憂而惟在防禦之得其道故敵國不敢肆釁而國以之釋憂矣昔齊威王之時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而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武帝時李廣爲右北平守則匈奴謂之漢之飛將不敢近漢塞由此觀之防禦

之得其道者爲如何哉今此虜之爲害於我國者其來久矣而尚未得其道故使我 聖上每切乙夜之憂則爲東方臣子者孰不欲捐軀赴難以死於國哉然而臣竊料此虜之勢緩則肆凶急則逃走矣講其防禦之策則一男子一長劒而已前後守防者非不男子也非無長劒也終未得其守防之道者是不過乍往乍來無許多年守防之人故戎飭踈於前後防禦忽於嚴截者以其人數數往來而無久守長計之致也故惟彼醜凶乘釁作孽或窺或撓而使我邊憂殆無寧日誠可寒心也臣歷顧朝廷鴻武立立

可防止邊之憂者非無其人而寔由於不能長久防禦之故也今此臣之所願者不計年數限止警之解弛仍爲防禦則止憂庶可少弛也今臣之自願仍防者極涉狂僭而臣以外國賤俘受厚恩於兩朝欲報 聖德終無餘日矣臣請以一身而作長城一劒而當百萬守防止邊遠逐醜虜奠我邦家以報 聖恩之萬一則死無恨於九原矣伏乞 聖明察臣愚衷許以仍防以釋國憂之地臣無任

謝正憲疏

伏以臣島夷賤俘外國羈絆也慕仰中夏之禮義

投托于 聖人之片壤苟全性命無意官達遺育子
孫於東土俾守禮教於仁義之鄉者臣之所希望於
中心而區區至願者也而曩於年前世變數發臣
以血氣之勇爲國之心不忍坐視十載邊境日夜枕
戈備嘗艱苦僅得晏如此誠非賤臣才勇之出倫也
又非賤臣智謀之過人也實賴我 聖上德教之感
而惟我 聖明尊寵賤臣何有一分盡力於其間
哉然而 寶墨煌煌於紙上獎以盡忠崇資赫赫於
鬢邊僉以頂之而況 天厨之美醞珍羞恩榮靡極
豈意不肖賤臣獲此恩數無乃有上天之厭而果不

無寃神之情乎嗚呼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欲 恩之謝骨肉俱碎矣悠悠此世臣何敢報得哉 聖上之恩耶伏乞 聖明亟收賤臣正憲之牒以安私分之地臣無任

軍令狀

小將以外國之人来托本國者只是金應瑞而已則應瑞與小將爲主客之間也應瑞今犯大罪至於軍律之將施小將豈敢坐視其死耶伏願小將斬獲倭將之頭以贖應瑞之命而小將若違與提督獻請之約則請斬小將之頭以贖金應瑞之罪如是軍令狀

事

曉諭書 壬辰四月十五日

咨爾東土大小民人咸聽我曉諭之後安堵如古各業其職勿動勿撓毋至流散令我雖曰異國之人也雖曰先鋒之將也自在本國已有心誓無意攻伐於汝國無意侵暴於汝等也素聞東土之禮義久仰東王之文物願一見之徒切竭忠之心常常慕之每欲薫陶於 聖德憧憧此心未嘗頃刻而少弛也幸被清正之選我爲先鋒仗鉞率師以至于此然而我不忍侵暴禮義之邦也殘害中夏之民矣若害一民則

非但有負於平生之素志也抑亦獲罪於上天也吾豈忍爲哉吾豈忍爲哉汝等其毋曰以我爲他國人之來侵老者安之稚者保之耕者耕市者市視我以同國之人而毋敢隱避逃匿毋敢廢業棄職安心耕織安心讀書上以事君親下以保妻孥而如有一軍橫侵濫雜之弊則即即來告以施軍律如前安堵毋至騷擾以副此區區之意望焉

講和書 壬辰四月二十日

惟壬辰四月日日本國右先鋒將沙也可謹沐浴頓首裁書于朝鮮國節度使閤下伏以僕是東鄙人

區庸夫也生纔髫齔已有慷慨厭侏俚之殊俗惡左衽之陋風矣及至成童無所知識而但聞海東有國名曰朝鮮朝鮮之爲國一遵中夏之制度衣冠文物共三代而無異禮樂刑政效唐虞而淳厖彛倫得其叙九法得其正三綱五常八政九經述聖經而無愧仁義禮智孝悌忠信遵賢傳而克明僕一聞此說之後慷慨之懷益切于中心口自語曰人生而爲丈夫是則幸也而不幸不出於中夏文物之地生此偏邦夷服之中未免爲左衽而免則豈非宇宙間英雄之恨耶慷慨不已或至滂泣臨食而忘食當枕而忘寢

者久矣今於清正之無名興師也以僕爲勇力過人膽氣超倫特爲先鋒將僕嘗聞東土之爲禮義之邦又心非清正之有意射天無名興師雖兇於清正之手下而不欲爲先鋒然而一心素願旣在於一出朝鮮之地故强爲先驅領兵三千及至本國始見其民物則雖兵火倥偬之中衣冠文物果如平生所聞信乎三代禮儀盡在此矣故用夏變夷之意藹然乎中遷于喬木之心油然而生無意戰伐去金發矢不忍害仁義之邦不忍殘三代之民噫嘻痛矣悠悠此世我安適歸矣旣矯清正之指揮則無以見清正之顏

矣又見東土之文物則竊欲自附於大人僕之進退實爲狼狽矣今此僕之所以向化歸義者智非不足也力非不贍也才非不逮也勇非不壯也非兵革之不精也非器械之不利也兵甲之堅可以摧百萬之師也謀畫之祕可以壓千丈之雉而旣無一戰則又無勝負矣夫何有強弱之不敵而有此求和也然而區區所顧者徒仰禮義文物之美衣冠風俗之盛願爲聖人之氓於禮義之國也今閤下背而許之俾容此身於麾下則僕當效死竭力而僕之所領兵三千皆梟勇慓悍奇才劍客也爲閤下先驅則足當一面

閤下誠能容而接之鎔之鑄之策其成大功以全社稷以安生民使東方之聖君無貽乙夜之憂則丹書鐵券垂功名於無窮而僕則爲擇木之良鳥也閤下則爲扶國之柱石矣豈非爲僕之幸甚而亦非爲閤下之幸甚耶惶恐慚愧頓首

上節度使書

惟癸巳五月日日本國講和將沙也可謹沐浴裁書于節度使閤下伏以小將東投講和之後即伏見本國兵器則雖有劍戟斧鉞強弓勁弩而其於臨陣戰鬪之際一無精銳之可言者不勝慨然昔者晁錯之

言曰器械不利以其予敵也臨陣而器械不利者豈非兵家之大患耶日本兵器之最精者有異於是一曰火砲二曰鳥銃俱是兵家之最精而發無不中中無不死雖有智勇絶倫而無奈於中丸雖有才畧之過人而苟莫禦於飛丸強弓之所不能當也利劒之所不能接也實天下最妙者也小將習知此等倣出之方請以火砲鳥銃之制教之於軍中轉習其技需用於戰陣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勝耶蓋此鳥銃之法本是日本之所未有者而昔者日本沉水人得之於海底以爲兵器則此乃楚漢相爭之時所求

有者而三國鼎峙之日所未聞者也古今兵家豈有如此鳥銃之妙技者乎今以鳥銃之法得行東國則何憂乎敵國外患耶惟願亟施小將之請炎焰焇搗火藥鑄鳥銃累萬餘柄試以破賊之後又教於各邑各鎭江邊屯兵處以爲兵家精之利器幸甚

答閔評事有慶書

日前自監營轉致下問書而比來轅門體候萬珍下懷區區伏幸而 大駕播遷于寧邊凡爲臣子者孰不痛心耶當此板蕩之時保 社濟民專靠我明公但賊執鷄張殆無襲破之期伏望神謀祕計殲滅

賊陣以安邦家則實爲 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鳥
銃火砲之制旣有備局之報此去陣下將金繼守金
繼忠兩人旣得精妙伏望一從其言則必得其妙

上謝副使漢陰李相國書

伏拜下書以伏審統餘道體候神衛萬重下懷欣幸
而得伏聞 大駕播遷寧邊竊伏想位在憂國之職
心焉如割之痛日夜入骨痛迫之極倘如何哉賤停
姑保殘息而日事干戈破賊無期徒自焦悶罪竦萬
萬惟冀賢相公指揮之如何耳鑄銃之教頃因備關
遍教於沿邊各陣而但聞鑄銃之鐵極艱難得幸伏

望鍾樓街上有破鐘之鐵埋置土中云以此等棄之
鐵遍給各陣多得鑄銃之意稟于 楓宸之下則實
爲萬幸伏未知如何敢發此言猥涉唐突而當今
急務莫過於此故有所伏達還功罪悚之地

上謝金羅體察使松江鄭相公書

轅門操鍊之中伏拜下書謹伏讀書中辭意則有
大駕播遷博川痛骨罔極之教讀了而涕淚潜潸
豈以此東方君臣逢此時運之不幸耶一般痛咄難
以伏達第伏審統軍道履神衛萬重下懷伏幸之至
賊停殘息一如前操兩窘竊伏見賊勢難撲滅無期

此莫非賊俘不能效忠報國之致也免罪摠纂
鑄銃頃因移關上送金繼守矣伏未知伊間鑄出幾
許柄耶幸伏望勿限多鑄伏望

謝京畿觀察使柳公根書

伏拜下書謹伏審陣中體履神衛萬重是則幸也而
大駕播越寧遑之報聞不勝痛骨罔極之至伏想
職在憂國如割之痛倘如何哉伏慮萬亡賊俘菫保
殘喘日事操鍊破賊無期此莫非賊俘等無才略無
籌策之致也只自免罪免罪頭者金繼守回還之後
得伏聞多鑄銃藥俾習精妙云聞不勝欣幸之至而

若有不足之患則更招金繼守以爲加鑄之地如何

伏望

謝黃海觀察使柳公永慶書

頃於八莒壘門拜謁之後恒切慕仰之際伏拜下書披讀再三尤庸欣幸第伏審此時統軍餘體履神衛萬相伏幸萬〻小將茁保殘息而陣昧日漸勞攘而饑賊無期伏庸咄歎之至下問搗藥鑄銃之法頃者金繼守進去之時伏想傳其妙法而或者初學者訛傳其法故終不得妙耶然而旣有命送之教故更送金繼守以爲期於極爲教學其妙法耳限其學者

必得其妙法然後還送繼守伏望耳

答慶州府尹朴公 毅長 書

伏承府下書謹伏審陣中體候神相萬珍何等伏賀
竊 聖上之次於博川實是臣民痛骨無涯之處也
伏想憂國之心必有如嬰之嘆痛哉何言小將一味
如宿是則私幸而但賊勢必無撲挫何以則殲滅醜
虜以復君父之讎耶日夜顒望者惟在明公指揮方
略之如何耳鳥銃之鑄火藥之搗自是小將聞習之
事而東來之後竊見兵器之無一精妙故始教諸陣
中而方欲遍教之際又有指示之教故以陣下將金

繼守依教上送幸伏望許多鑄搗以爲破賊之計則豈非國家之大幸耶惟願一從此人之指教則可得其妙法耳

答江原觀察使姜公紳書

伏拜下書伏審體候萬安伏喜難量而昨聞海西消息則黃牧破賊白馬山城奪馬五十餘匹云不勝欣幸伏未知得聞此好消息耶小將姑保殘息而惟以戰陣日事奔忙伏悶何白餘萬不備

答忠州府使尹公承言書

陰雨不霽川渠漲溢鎖入深陣適逢兵病忽伏承

恵書無異盟語於干戈之中也何等欣幸況伏審此
際氣候連亨萬珍伏膺慰賀小將殘息無恙是則
幸也而賊勢鴟張頓無退挫之意而今有天兵分
駐慶州大丘三嘉之令小將今向八莒而劉總兵亦有
不久於大丘之勢是可伏悶耳鳥銃火砲其間鑄出
幾許耶金繼守過今月後還送伏望耳

答全羅觀察使李公廷馣書

伏拜下書謹伏審入分憂中體候神衛萬重下懷欣
幸前　聖駕之移于寧邊伏聞以後五內分崩腸
摧肝裂抑又何達竊伏想一般於國何以堪抑伏膺

痛哭而已賊停一味汩沒於戰陣之間徒自竭力而破賊無期此莫非智畧淺劣之由也罪悚何言頃因備禦之嚴飭以鑄銃鍊藥之法兼已遍教而又有此下教敢不惟命是從

答海州牧使李公 崇亨 書

日前上書其果下覽耶今又承拜下書連伏審近日潦水政中體候一向萬重何等伏慰僕連以戰陣馳突殆無暇日伏悶之中昨伏聞 大駕次于博川驚惶痛惋曷有其極只自悲泣無以仰達鑄銃一節既受一國之遍教竊伏想一依備禦曾多造出而但

間藥力似有未及遠邇云此無他應有未搗之
致搗藥之軍各別申飭似好耳

答清安縣監金公有亨書

匪意得承惠書謹伏承無前潦霖政餘起居候一
向區區伏庸欣幸之至第邦運不幸醜虜鴟張殲滅
無期此莫非僕等不能竭力之致只自罪悚萬已鑄銃
搗藥自是此人素所聞習之事而來此以後功欲廣
教各陣各邑之計恒切于中而今有此指揮之教誠
不承命茲以上送陣下將慣於做出之人幸伏望一
從此人之言以爲搗藥鑄銃之地

答忠淸御史李公 時發 書

獲拜下書伏審繡衣行李餘體候神衛增重伏慰伏賀之至當此國事板蕩之日臣民之痛迫益復如何即伏聞受 命按問多有故御史風儀令人延頸有望莫安生民之道矣何等伏幸賤得日事勞碌破賊無期只自罪悚鑄銃造藥之教素是此人之慣習者也雖非勤教而常有傳此法於東土之志也況有嚴教中飭豈敢少弛不以副感命耶

答防禦使李公 贇 書

頃者進拜追今依幸即於便來又承下書謹伏審此

時潦炎防禦餘起居候一向萬重何等伏慰之至小將一味依昔而賊陣氣勢日以益盛而祖總兵立馬城外無意進鬪我軍多有死亡是可悶也幸伏望推力蓄銳殲破賊陣以復君父之讐千萬顒祝

謝都元帥權相公慄書

伏拜下書伏審日來統軍餘體候萬吉伏喜難量而第緣於祖總兵之立馬城外以致國兵之多死爲悶何言竊伏想一般於此心之慷慨不勝伏恚之地賊學一自退陣之後常懷忿怒之心實欲生擒奈何何以則破賊獻捷以復君父之讐耶惟候指揮之渴

其妙策耳

答忠清觀察使尹公 承勳 書

連伏承下書謹伏審比日潦炎氣體候一向萬安是則幸也賊陣之近逼實爲大患竊欲勤兵以進而目今慶州陣未允執孤故不得遠赴伏歎何言賊俘一自移陣之後百事疎忽雖允身恙以是爲憂耳 金繼守來到而得聞多造銃藥足以禦賊云伏喜萬萬

答禁府都事曺公 好益 書

日前伏承下書未及上謝又伏拜下書兩度尋問出於濫外只自悚側惶感之至連伏審陣中體候萬衛

下懷欣幸西旁昨伏聞 大駕移于寧邊當此滄炎
玉體能無欠和耶痛迫之懷伏想彼此一般何等
搥胸次骨之痛耶小將殘息姑安而惟以破賊無期
日夜焦思之地鑄銃之法既教於各陣又有備局關
文何敢少忽耶惟當謹奉下教極力遍教之意申飭
於各陣伏計耳

答京畿右防禦使吳公應鼎書

伏承下書謹審日間氣體候平吉何等伏慰僕並得
前様而賜姓錫名之 恩實是千古無之隆渥是
骨罔極而又有執事盛吟之句此實賤學尤爲榮誠

之地有先萬世之下者倘如何哉只自銘佩而已

答京畿左防禦使邊公良俊書

寄來華吟四絶讀不勝感佩之地豈以外國賤侍獲蒙賜姓錫名之隆恩又得此大君子吟咏之美耶只切感激之忱何等悚側而已又伏承下書謹審體候萬安充慰伏幸之地適因擾擾暫此

答蔚山郡守金公太虛書

敬拜來書謹審臨陣起居萬衛伏慰之至教意字字滂淚敢不准命而忘喪斧掃賊難於指日而誓只自撫劒揮滂而已

答本道觀察使金公晬書

大駕播越西行一國臣民孰不痛咄伏想職在分憂痛迫之懷益切于中何以堪抑伏承下書以審體候萬重伏膺欣幸小將姑保殘喘而賊日益盛討滅難期晝夜憂悶耳鳥銃火砲之制作甚非難知之事一見可得精妙也而既有下書又有評事之請故茲送陣下將慣熟制作之法者伏望多造教訓以爲共破賊陣以安 宗社之地如何

答高公彥伯書

大駕播遷東土臣民孰不痛哭忿恚耶竊想嗟咄之

懷一國同然伏未審比來臨陣體度神衛萬珍僕雖是羈旅之臣同被 邦運之不幸賊勢日騰勝捷無期只自撫劒長嘆惟冀天時之回泰而已伏望操鍊軍卒蓄銳俱發期於破賊之地日夜顒望

上都元師金相公 命元書

大駕移于博川實爲臣子痛迫次骨之處也念亡之外抑有何說耶但 賊勢漸熾掃除無期尤爲痛悶伏不審比來都統體候萬重小將革支陣中而鳥銃火砲之制金繼守既得妙法故昨已上送於備局伏望附書于次知都監處問其多方造法以爲國家之長

策幸甚

答招諭使金公誠一書

大駕播遷西關一國臣民孰不流涕痛哭竊伏想位在柱石酸鼻之痛曷有其極此莫非小將等不能竭忠而致此也只自罪悚萬萬而頃於八莒陣中始得拜謁之後山斗之望恒切于中如有所大得於心而特以兵革之倥傯不得有時乎趍謁憧憧下悒與日俱深即拜下札謹伏審統餘體候神衛萬重伏庸欣幸今因備局關文備知鳥銃火砲搗藥之法使之遍敎之令小將前此業已使各陣學得此法矣又承

下書有金繼守上送之命故茲以上送此人多鑄蓄銃以爲伺發破賊之地伏望

答統制使李公舜臣書

伏拜下問書謹伏審統餘體候神衛萬重下懷伏幸殲滅醜賊雖定期日竊伏想憂國之心彌日彌篤伏庸伏念之地小將雖是羈旅賊俘而猥忝臣民之列一般於本國之臣矣然而智謀鹵莽才勇俱之不能出一計畫一策以補萬一邊功罪悚之地下問鳥銃火砲搗藥之法頃因備局關文既教各陣矣今又有上送金繼守之命敢不唯命伏望鑄出許多柄期於

全沒賊兵之地日夜顒祝

答紅衣將軍郭公再祐書

大駕西幸莫非臣子之罪也流涕之痛竊伏想一般於一國臣民也第賊陣乘銳似有不可急擊之道伏望按甲休兵乘釁俱發以復君父之讎千萬伏祝方今諸陣顒望者以將軍忠義之堂堂應有礪白刃伺發之道也鄙陣以劉總兵將若有不久之勢故姑俟都督之指揮而日夜佇望耳

答金將軍德齡書

賊勢日熾大駕西幸臣民痛咄寧欲溘然無知不

審此辰心制體度萬重伏慕倍功之至小將姑保殘
喘而日事操鍊以爲蓄銳之地而今聞嶺右賊勢日
益鴟張將以大都督之命欲向宜寧陣而盱持器械
無一精銳只待天時之默運耳

答日本副使金公應瑞書

寂寞邊塞獨坐撫劍悵望雲樹之際伏承滿紙情書
伏讀再三如陪光儀何等欣幸而第審流火體度神
衛萬重伏庸慰喜之至僕天涯絕塞支保殘喘此莫
非 聖上眷恤之德只自罪悚萬萬竊伏見書中示
意將有涉海濤做萬里之行雖是 朝家之命能無

去國之懷而爲之伏慮萬萬而僕之所記許多文
來此之時未知生還薊童稚故托屬於大人之案下
百世之後俾傳於僕之弱子殘孫以爲流傳之計矣
今者閤下有此長風破浪萬里之行伏未知誰托而
何以藏之也然此乃僕之私願而今閤下任國家莫
重之責受國家莫大之 恩辨天下第一大行惟願
晏然還旆復我 聖主之命後攜手同盃說盡僕故
鄉之事則一則以喜一則以悲也而惟有涕淚之漣
漣者惟此賤僻旣在殊方幸值閤下之信使而緣於
華夷之自別未能寄情書於骨肉之間此心悲涼倘

如何哉幸望如逢僕之諸兄而傳語報平安則實無異於此身之親往來於故國也欲說此事臨紙痛哭也

記

慕夏堂記

夫天下之國其麗不億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各隨其邦之俗有左衽者有侏𠌯者有被髮者有鴃舌者而無彝倫之序無禮義之風其達爲鄙者幾希矣若夫中夏之爲國則上自唐虞三代之世以及乎漢唐宋明之時而有三達德五達道三綱五常天叙天秩

之彬彬則猗歟中夏之衣冠文物禮樂刑政信乎爲
天下宗主於天下四夷之國也惟此青丘一
域僻在海隅文質得宜禮教適中有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之倫焉有仁義禮智孝悌忠信之行焉則
可以爲伯仲於唐虞也可以爲四於三代也而衣冠
文物視大中夏爲小中夏也余生於島夷左衽之邦
有慊慨異志於髫齔之齡慕中夏禮樂文物之都都
者恒切于一圖方寸之間食而忘味梳而忘寢者二
十年于兹矣歲在 宣廟壬辰之四月清正爲帥興
師東伐以我爲先驅故及至越海之日始見東土民

物則雖干戈之間尚有禮讓之風焉倥偬之中亦有
文物之盛焉眞所謂三代禮儀盡在此矣吾豈忍以
干戈加於仁義之邦亦豈以弓釖施於衣冠之民乎
自在本國行師之前已無意於征討禮義之邦則及
至東土越海之日夫安有侵暴文物之鄕哉惟如是
故曉諭於民人講和於本國累蒙 天恩賜姓錫名
加以崇資奬以竭忠豈以島夷之賤俘猥蒙三 朝
之恩寵耶玆借一廛爲氓於 聖人之朝又占一庄
遺托於子孫之居慕夏二字揭以堂名大抵慕夏之
義非在於徒揭堂名者也盖出乎平生慷慨之志寫

得乎中心慕夏之義也蓋一慕字之中自有無限之志也慕之爲言慕中夏之禮義也慕中夏之文物也慕其衣冠慕其民俗也三綱五常心悅而慕之孝悌忠信心悅而慕之言行動靜之間無非慕夏也起居云爲之際無非慕夏也然而非但此身之有慕於中夏抑亦使我子孫亦慕於中夏然則堂名慕夏以銘此心揭以慕夏以彰吾志惟爾子孫體我慕夏之心認我慕夏之意忠孝以傳家禮讓以修身則庶不負於余之慕夏也慕夏二字實爲吾平生之至願也遂以慕夏名吾堂而記焉

襍著

鹿村誌

余即島夷之人也當壬辰之歲清正非義興師欲伐東土而以我爲先鋒余乃心非清正之無名興師而生有慷慨異志年纔孩提以後無意於左衽侏俚之俗有志於中夏禮義之彬彬清正之遴爲先鋒佯若欣然許爲先驅及至越海初見萊府則衣冠文章有唐虞之俗禮義民物如三代之風雖兵火搶攘之時而無變俗易風之道故心欣然悅之慕夏之意益切于中以心無征伐之意曉諭於東土民人遂以所領

兵三千歸附于本道節度使之陣而一自講和之後
切有効忠 聖主之心一戰而勝於南方再戰而又
勝於南方連上捷書則自 上使之乘馹上京 命
召引見賜以姓名由是感激一片丹心斷斷無他而
大抵東土軍器之最精者太不如日本而至於鳥銃
火砲之節全不知何樣物事故余乃教其焰硝做
鳥銃之制而東土之人多有才藝數月之間皆得精
妙以此鳥銃所向無前戰必得勝故國家別設訓局
都監教以鑄銃搗藥而爲軍器之最精者壬辰獲功
蓋由於鳥銃訓鍊之設也雖無鳥銃以東土 聖君

之作必無不勝之理然而亦安知果獲全功之道哉
雖然余之托跡東土者非求榮達也非爲釣名也蓋
其講和之初心有二計焉一則慕中夏禮義之俗樂
堯舜三代之風而受一廛願爲東方　聖人之氓也
一則遺子孫於禮義之邦繼繼承承必得其爲禮義
之人而無求顯達謹守余志則余目可瞑於九原余
心自樂於泉臺故親占一庄於達城之南三聖山下
友鹿之洞惟此所占非盤谷而盤谷也非栗里而栗
里也其爲庄也山不高而秀麗水不深而清淺鳳巖
立其東黃鶴之峯峙其西南有紫陽北有白鹿寒泉

之水湧其若仙遊之洞遂其左盖鳳者文明之瑞而
出於舜文之時則以巖名鳳者可見其文明之兆也
鶴者仙人之禽而李謫仙有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句
則以峯名鶴者可見其仙人之棲也况且紫陽白鹿
即朱夫子講明道學之地則吾子孫或兾有講道討
義之人歟余於洞名友鹿竊有所取焉夫山人之隱
居山中者友麋鹿而偷閒則友鹿之意果合於吾平
生隱居山中之義而滌塵心於寒泉之水掃白雲於
仙遊之洞故誅茅卜居以遺子孫是乃吾遂願之地
也此不過一身之私幸而八年南憂之餘北警繼起

無歲無之故余乃自願仍防十年邊塞晝夜枕戈備
經艱險菫得寢熄而還　光海朝引入後苑　親自
犒饋特加正憲　教旨中自願仍防其心可嘉　御
筆書之而所可念悽者歲在　仁廟朝甲子逆适肆
凶伏誅後其副將徐牙之素稱飛倭也東西馳突無
與比敵故余乃追斬其頭獻馘　九重朝家以牙之
贖公田民　賜牌酬功余為固辭不受納于守禦廳
為屯田而所可哀痛者天運不休邦厄未盡又於丙
子北胡匪茹侵于之疆余即聞變星夜馳突及至京
城則　大駕播遷于南漢賊勢滔天遂以所領兵一

百五十名直抵雙嶺之陣殲戮醜虜幾至勝捷獻馘之際火藥庫中奄然失火此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也七張空拳矢道旣盡故欲赴南漢 行在之所扈從 聖躬而所斬賊臭不知爲幾萬充戰佈趲程跋涉至于南漢則和議已成計無所出不覺失聲大哭憤氣徹天投賊臭於地膽欲裂而心欲摧噓唏流涕曰豈以東方禮義之邦而忍屈膝於犬羊之下則揆以尊周攘虜之道其何以立於覆載之間耶余有一劍足當百萬師而今焉若此安用此劒乎援劍涕泣怒髮衝冠嘻噫痛矣若使東土臣民有一分春秋之

義則寧不愧哉寧不愧哉寧死於灣胡白刃之下不顧為講和於醜虜之前也言念及此壯士英雄之膓安得不摧裂哉盖 宣廟之賜姓金字者以本姓出於沙氏故取義於沙中金之義也以金海為貫者我自海中而來故取義於海中金之義也前後三 朝荐蒙國恩非止一再欲報 朝家之恩實為骨碎而肉靡固所甘心嗟爾子孫體三 朝寵遇之典追思余投托之意世世相傳謹守鹿村不以榮達為意務耕勸學潔室之中徒懷丹忠之心蓬蓽之下毋忘戀君之懷以副此投托之意以慰我九原不瞑之魂也

家訓

余之托跡東土者非但為遂平生慷慨之志也有慕中夏禮讓之風而欲使子孫綿綿為中夏之民世世為禮讓之人也故今茲卜居于大丘鹿村之中為吾子孫者須體我意毋慕乎榮達而務耕勤學不願人之富貴而尚清尚儉居家以孝親出外以忠君發一言而或恐不忠不孝行一事而或恐不清不儉毋以酒色喪滅天性毋以貨財負乎親戚讎賊乎人者莫酒色若也誤人乎私欲者莫貨財若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毋博奕毋鬪閧博奕則心荒鬪閧則身亡可

不懼哉余乃島夷之人羈旅於本國一自歸義之後歲在丙子我國講和於北虜夫北虜者大明之敵國也故余亦以尊周之義恨結中心而顧此賤身三朝之所寵遇也以三尺長劍十年邊塞之所仍防也我則生丁不辰遭遇板蕩忠孝掃如清儉蔑如常有愧恨之心汝曹毋以我爲模忠於君孝於親以伸吾願清於節儉於身以襲吾志則人必指汝等而言曰其父其祖雖是島夷之人有子若是有孫若是云則豈非有光於我耶且人有善而揚之人不善而掩之人犯我而不較人謗我而默默則犯者自愧謗者自

息矣爾曹勉之且爾等雖或有富貴而毋以富貴凌
蔑貧賤雖或有貧賤而安於貧賤見人之厄窮而必
周恤之見人之貧弱而必救濟之此心常存乎心則人
亦救我於厄窮貧弱之中矣豈不休哉種一德而
受百慶於後世行一善而遺萬利於子孫也欲爲子
孫計者可不以德種之以善行之乎敦睦於同堂之
内則外人不敢侮之而家祚綿遠忠孝於一門之中
則遠近慕之而子孫受福豈不休哉且吾家得姓得
名之後恒有私分之惶愧者夫忠之一字善之一字
卽吾平生之所不堪所不能而卒得美名於　聖朝

以顧名思義之道論之則寧不愧哉寧不愧哉爲吾子孫者忠於事君善於行事其於顧名思義之道襄我平生之願慰我九原之魂矣區區之懷曷嘗少忘爲吾子孫者勉之勉之

內外子孫及同里人約條

一惟我托跡殊方孤寄萬里有子有孫成行眼前咨爾內外男女子孫體我遠來投托之意以敦睦爲式以忠孝爲主無負余平生之志事

一惟我子孫與他姓共井之人誼同至親情猶骨肉勿以細事微故互相鬪鬨勿以女子之言童稚之

傳遂成釁隙事

一孝於父母然後百行從之毋論大小男女以孝親爲本事

一惟此共井之人毋以少凌長以賤凌貴毋以強凌弱以富凌貧毋肆虐毋放逸毋使酒毋博奕毋相爭事

一根於農桑毋墜業棄職毋至貧窮事

一凡於官納及還上應稅等節每以初定日畢納無貽官家之憂事

一同井之人若有疾病憂患而至於失農之弊則勿

論上下一齊合力付種及除草秋穫等節俾無失時事

一里中之人或有失火則各出盖草椽木以爲捐舍助給事

一同里之人或有失物逢賊之事則勿論上下家家人人各持麻繩一二把三稜杖賫糧追尋跟捕限五日還歸事

一同里之人生子而觀其氣骨才稟文武間各其勸奬期於成就事

一同里之人或無器械不能如意作農則有牛器械

者先爲借給俾無失時愆期事
一凡我子孫及同里之人冠婚喪祭之時無財不
能辦備則同里之人各出財力以爲賻助事
一同里之人若有與他里人相爭則勿爲偏黨以
義理辨其曲直是非以爲和解事
一每年春秋講會之時有司持此約條讀聽上下
人而其女子童稚則以釋讀聽事
一春講會則以花辰爲之秋講會則以楓節爲
之而講會時各持壺果以爲終日燕樂事
余乃海外羈旅之人孤寄殊方之蹤慕中夏禮

樂文物之盛借 聖人一疕寸壤之屢遺托子
孫自成一村間有他姓同里共井則必有敦睦
和融之風然後里可有仁厚之俗矣苟或不然
人各異心家各異論則吾所以慕夏接托之意
果安在哉茲以大槩約條列之于右以爲一里
中金石之典誠不負約條而一乃心力則衆心
成城日新又新矣外村之人誰敢侮之而其將
謂里仁爲美矣惟願吾內外子孫與他姓之共
井者克遵此丁寧之約條則庶幾有補於風
化之萬一云爾

慕夏堂文集卷之一

慕夏堂集卷之二

年譜

皇明神宗皇帝萬曆二十年我宣祖大王二十六年壬辰公二十二

歲夏四月十三日公以日本右先鋒將領兵三千渡海下陸至釜山下令軍中曰凡入人之國利人土地貪人貨財以殺戮擄掠為主者兵家大忌汝等但以堂堂之陣井井之旗厲氣蓄銳以待將令

時關白平秀吉使清正大起兵託以假道朝鮮包貢天朝而其實欲先陷朝鮮跳踉大明之意也公不欲聽命而慕夏之意迺平生蓄積强從先來見風土文物果如所聞決定向化之意十五

日揭榜以無戰伐之意曉諭民間使安接之二十

日移書本國節度使講和時蔚山郡守李彥誠為本兵營左衛將守

郡兵馳往東萊見賊勢大熾惶㥘逃死遺民大潰

公將蓄銳奮擊之蔚山郡人徐仁忠徐夢虎亦[illegible]

慨之士募集死士即與公合謀并力大破兩路諸

賊體察使并以公向化立功之意啓達 上聞而

嘉之即命乘馹上來引見試藝大加寵異除嘉善

以南畨一面防禦之責 特命歸陣◑本道巡察

使金睟以前萬戶金太虛為蔚山假郡守使集散

亡餘卒與前縣監朴弘春前奉事全應忠是擊東

萊梁山機張之賊以公之器械精銳常為前鋒十

一朔之內連捷七八戰獻馘相屬還屯蔚山

一月公以本國器械之不利上書于本道兵營因

於各道各陣教以鳥銃擣藥之法

二十一年癸巳公二十三歲 正月聞平壤賊小西飛為金

將軍應瑞所斬驚喜曰吾之隱憂已除幸也◑二

月謁招諭使金鶴峯於八莒◐四月諸賊水陸四
道并進公移陣慶州蔚山郡守金太虛與徐仁忠亦移陣協力戰于利見
堂中伴及鳳吉里小峰臺馘三百餘級權都元帥慓韓御史俊謙并為馳啓金太虛全應忠徐仁
忠朴弘春并錄原從一等公則特賜姓名加資資憲◐八月右兵使金公應
瑞聞公盛名移書邀見有此後隨事相議之約

二十二年甲午公二十四歲與金兵使應瑞連營留陣一日
兵使問於公曰賊酋平行長與義智調信等邀我於咸安谷峴其意安在可想得否公曰他人有心
卒難預料而似不過天朝許貢封王之事及與朝鮮講和之事然此賊等變我九廟炭我二
陵東萊平壤之陷極為酷毒此實不共戴天之讐豈可副渠所願乎且天朝兩提督八總兵方連
續出來當撲滅而後已然惟在公裁處之耳

二十三年乙未 公二十五歲 時大駕已還都西北諸賊為天兵所逐稍稍南下往往屯聚公移陣蔚山日事鍛鍊

二十四年丙申 公二十六歲 還軍甑城 時賊酋玄蘸竹溪等招集各處零賊壘居堅守公之麾下將士按甲蓄銳久矣皆鼓勇願用公攜兵至壘下時郭紅衣再祐為義兵將以李光岳為副將金德齡為別駕水陸并進追逼壘下已近十餘日而玄蘸等堅壁不出義兵以糧盡還師公亦還軍甑城

二十五年丁酉 公二十七歲 二月金兵使應瑞移書邀公 兵使謂公曰再昨譯倭要時羅以平行長言來云合和事不成全由於清正吾甚疾之而朝鮮及上國騷擾之事亦莫非清正惹起之事今當再出預整舟師邀擊海中可以破殺之而水戰之才獨有

統制使李舜臣吾輩則下陸後自有[illegible]公則不探賊中之勢而必也坐以想得公須[illegible]

凡百以收下陸後全功云公曰諾曰蓄銳以誅之○八月清正又大舉兵出兵勢倍前玄蘊等時其

力且積怒於公之往日逼城排戰之事以兵追公甑城對壘屯兵朔日不戰而引兵向金海去○冬

十月麻提督使金應瑞擊甑城賊遠提督節制見敗而還提督怒甚將行軍律公作軍令狀請於提

督曰應瑞即小將主人而今將被律云不忍坐視其死願挺身出戰斬倭將頭以贖其死提督壯其

言而許之公勸擊其賊斬首數千級贖應瑞之命

二十六年戊戌 公二十八歲 春正月公以麻提督令擊倭將義智於甑城大破之

時右道賊踰洛東江下流自靈山昌寧玄風密陽清道日夜搶掠至于慶山大丘之境權都元帥慄啓曰今賊勢如此請以金應瑞留陣大丘公聞之自願即日移兵留陣密陽往來清道而勦擊兩邑之賊遂遁去

二十七年己亥公二十九歲公請體察使柳相公成龍曰前到清正令復再出而到令兵勢可謂稍挫不足憂也而此後早晩之間夏有清正是可慮也不虞之備不可不飭願得體察之命與金繼守金繼忠等分往各道各邑各陣摘奸軍機而其中砲丸之小者多之不精者精之以爲苍彔之戒體察許之分送金繼守等而公亦以兵行且戰且巡

二十八年庚子公三十歲娶仁同張氏晉州牧使春點女●是歲倭兵撤歸本國各陣亦罷公曰八年之間吾之至願畢矣而但故國遠矣親戚絶矣吾安歸焉謝絶故國非李陵之不敢歸也覊旅朝鮮非蘇武之所幽因也去國之㬥雖無可言出谷之意已所蓄積南山之南

北山之北何處不宜遂於最頂之南友鹿之洞見溪山秀麗洞壑靜僻誅茅搆屋為謝功名之地

二十九年辛丑公三十一歲慕夏堂成記以見志

三十年壬寅公三十二歲

三十一年癸卯公三十三歲時北警歲起宸憂益切公以防禦失策陳疏自願十年仍防

三十二年甲辰公三十四歲裁書答副使金公應瑞時倭賊中被虜人金光若聽賊潜竊自馬島李言倭復入冠朝廷患之議遣使日本而天使李宗城敗歸之後入皆憚行謂倭重佛以僧惟政為上使又謂倭嘗敬畏金應瑞以為副金應瑞以此裁書于公公有修答許多文字曾托於大人案下等語

三十三年乙巳公三十五歲在仍防所

三十四年丙午（公三十六歲）○三十五年丁未（公三十七歲）

三十六年戊申（公三十八歲）二月朔日 宣祖大王升遐

公使金誠仁等代領其衆使之防禦即為上來

因山後又去仍防所

三十七年己酉（公三十九歲）○三十八年庚戌（公四十歲）○三十九年辛亥（公四十一歲）○四十年壬子（公四十二歲）

四十一年癸丑（公四十三歲）陳疏歸鄉里（以仍防十年邊憂寢熄啓聞而振旅還朝自上引入後苑大設犒饋因加正憲教旨御筆特書自願仍防其心可嘉公陳疏謝恩而即歸鹿門故里）

四十二年甲寅（公四十四歲）在鹿門田舍

四十三年乙卯公四十五歲一子敬元生

四十四年丙辰公四十六歲

四十五年丁巳公四十七歲二子敬信生

四十六年戊午公四十八歲○四十七年己未公四十九歲

泰昌元年庚申公五十歲三子右祥生

天啓元年辛酉公五十一歲○二年壬戌公五十二歲

三年仁祖大王元年癸亥公五十三歲四子繼仁生

四年甲子公五十四歲三月副元帥适擧兵犯闕 上幸公州都元帥張晚討适斬之适將徐牙之素稱飛倭亡命南下公追斬於密陽嶺南數獻馘 上奇

之以牙之田庄賜牌公陳疏還牌

五年乙丑公五十五歲 ● 六年丙寅公五十六歲

七年丁卯公五十七歲 ● 五子敬仁生

崇禎元年戊辰公五十八歲 ● 作家訓以戒子孫搆約條以
講鄉里時時漁獵優遊自適焉

二年己巳公五十九歲 ● 三年庚午公六十歲 ● 四年辛未公六十一歲 ● 五年壬申公六十二歲 ● 六年癸酉公六十三歲

七年甲戌公六十四歲 ● 八年乙亥公六十五歲

九年丙子公六十六歲 ● 在鹿門聞虜警急不待召命星夜
馳赴京師 ● 大駕已播南漢直赴雙嶺與左右兵

使分營各陣邀擊虜兵大破之積屍如山虜即鳴
金而退以後隊爲先鋒移犯右兵使陣公又追擊
虜兵幾敗火藥庫偶然失火士張空拳官軍合沒
公使所領兵斬賊鼻各充戰帥扈從入南漢和議
已成投散鼻帥發聲大痛曰何忍使禮義邦君臣
屈膝於犬羊之前乎春秋大義到此掃地然勢莫
之何以兵留陣以待虜還而南下
十年丁丑公六十七歲 ● 十一年戊寅公六十八歲 ● 十二年
己卯公六十九歲 ● 十三年庚辰公七十歲 ● 十四年辛巳
公七十一歲

十五年壬午公七十二歲九月三十日以疾終于鹿門田舍一時衿紳驚怛不已鄉里共井如悲親戚

十六年癸未正月葬于三項山壬坐之原

崇禎後二十七年己酉竪碣行郡守俞石公柲撰

正廟十八年甲寅十月享鹿洞祠立祠之議積年未就英廟丙申三南儒生合疏請褒伏閤而奄遭天崩之痛未得登徹正廟己酉因鄉道儒公議竣發始奉安

二十二年戊午刊文集撰年譜公之志節功勳及微事細行爲人口碑而若實錄事蹟散出未裒己酉始得金帙於龍岡金將軍遺篋考證於稗記瑣錄攟摭歷叙而窮鄉後生見聞謏寡遠久之事必多

闕漏惟願世之博學君子隨聞隨補益暢公遺烈
是俟

慕夏堂年譜 終

附錄

詩　　京畿右防禦使吳應鼎

鑾塵洗却海東濱文物依然三代人　聖意必思
垂素願姓名亦使一時新

詩　　左防禦使邊良俊

天嘉公伐　賜公名輸得生平慕夏誠一切蠻風
蟬蛻盡千秋竹帛事光明

書　　本道巡察使金睟

皇天不佑　鑾輿播越臣民拊心之痛舉國想同

此將奈何卽惟秋涼轅門起居萬珍溯慰無任僕一縷遲頑猶保共戴之下此恨如何身在藩任而不能捍禦 天步艱難至於此極其爲藩臣之罪萬死猶輕然職當竭力盡心死而後已而所謂器械不利太甚以卒與敵不有時刻其爲憂懼何可勝喩執事所炤鳥銃火砲等物聞甚神異方營鑄成而其制未詳故俄有評事之請而事係時急如是更懇麾下透妙之手從速命送共濟 國事如何深企深企而目今一時倚仗只一將軍之器械與籌策而已更須另加心力以雪不共之耻是所

望於夙宵之中也

書　　　　左節度使金應瑞

應瑞與足下各生於蠻海數百里之外相逢於干戈搶攘之中一自相和之後雖有同苦一陣之誼應瑞平日認足下為英雄奇男子也而已足下之於應瑞視之為一依托主人也而已不意緣於士卒之失伍以致大提督之震怒固知我罪萬死猶輕而幸蒙足下之大義更活將死之命感則深矣恩則至矣凡於人之困厄捐生救之者猶有難忘之恩則而況於命在頃刻者乎應瑞一凡人也一

愚夫也當此國家板蕩之時固不足惜死而以足下急人之義有凟延殘命之息悠悠此世思謝靡極說道感幸一筆難盡稍待乎平賊之後更施結草之報何必區區毛擧耶無任

書

評事閔有慶

未審仲春轅門戎履餘動靜能無騷擾耶爲之馳慮不已僕久滯兵革之中殲賊平亂不知在於何日其憂悶之狀想彼此一般何等悶迫耶我國兵器大爲踈忽當此干戈搶攘之中每欲得精妙之道而聞令麾下將金繼守傳得令之製出火砲之

法堂須令送得制粉出火砲以助破賊之威則可
爲不虞也此乃共濟國事之誼也同破賊鋒之計
也未知期於令送金總守俾傳妙制如何尊侍

書　　　　　　　　　　高彦伯

邦運不幸　大駕播遷寧邊臣民之痛哭擗胸處
也其忿恚慟咄之懷彼此何異幸須以令之勇膽
義氣出死力破賊以復君父之讎則實爲邦家之
幸也令必有是義氣矣何須多談耶賊勢日熾似
難抵當安得如令之賢將以共此惆而襲破耶只
自痛悼而已幸仍令之教以鳥銃之制以此兵器

之妙破賊必矣尤庸慶忭

書　　右節度使金應瑞

辱惠書謹悉而書中辭意歷歷推會則滿紙縱橫無非背暗向明之辭也去濁就清之意也則真所謂英雄豪傑之士也兩國相距勝負未決一平之來托猶可有客接之道而況於英雄豪傑之枉臨部陣耶人潔已而進與其進也有夫子之訓也來者不拒者孟子之誨也則今足下之進與來也正合於孔孟之訓也愚何以不遂足下之願乎誠如足下之言有共濟國事之義東土邦運之再昌焉

可占之也將軍鴻功之樹立亦可期之也惟願卽
爲掃除諸賊以安邦家垂奇勳於靑史展義氣於
當世則大丈夫事業於斯至矣何待多談卽速枉
顧壘門以叙籌策之地幸甚

行錄

先考正憲大夫府君卽日本人也本姓沙氏諱也
可以少尹正八我　宣廟朝以功賜姓金氏錫名
忠善字善之貫金海盖千古異數也父諱益祖諱
沃國曾祖諱簽公生于隆慶二十五年辛未正月
初三日卒于崇禎十五年壬午九月二十日享年

七十二公年纔髫齔已有慕夏之心嘗慨然自傷
曰人生而爲丈夫是則幸也而不幸不出於中夏
文物之地生此偏邦夷服之中未免爲左衽而死
則豈非爲宇宙間英雄之恨耶慷慨不已或至涕
泣食而忘味枕而忘寢者久矣壬辰清正之興師
東伐也公心非其無名興師而清正以公爲膽勇
絶倫義氣過人選公爲右先鋒將時年二十二實
無意於爲清正之先鋒而素聞東土爲禮義之邦
爲其一出朝鮮欲見其衣冠文物禮讓之俗而強
爲先鋒許以驅馳領兵三千越海於壬辰四月十

三日見朝鮮之文物則雖蒼黃急遽之際兵火倥
傯之中禮讓之風衣冠文物誠如平生所聞故雖
奉命於本國仗鉞於殊方心欣然悅之者用夏變
夷之意遷于喬木之心油然而生矣乃歎曰三代
禮義盡在此矣越海即日作書曉諭使民無騷
擾流散之弊安堵如故又於是日講和於本道兵
使朴晉協力討賊累立功勳時兵使具由上聞於
行在所 上聞而嘉之即命本道乘馹上送公聞
命即到 行在所 宣廟朝引見試藝後甚奇
之賜嘉善階乃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日也因使領

其時率三千責以南垂防禦當此之時賊益水陸
并進公移陣慶州蔚山郡守金太虛與徐仁忠亦
移陣慶州協力接戰于利見臺中洋及鳳吉里小
烽臺獻馘三百餘級都元帥權慄御史韓俊謙并
馳啓金太虛金應忠徐仁忠朴弘春并錄原從一
等公則 特賜姓名加資資憲以我 朝冠服青
布三千疋褒賞之其後 天兵退賊南下比至蔚
山則倭賊已據西生城堅壁不出 天將麻提督
以我國慶尚左兵使金應瑞爲先鋒自爲後應左
兵使亦以公爲先鋒攻打賊陣所向無敵賊醜自

知勢窮力盡巧作詐謀捉財擲寶於城外使我國
之兵收拾以取　天兵見而慕之爭趍取拾之際
遠伍失行賊兵登堞放丸　天兵中丸而死者不
知其數　天將怒其節制之違念其賊勢之熾欲
斬應瑞公請于　天將曰願斬賊首以贖應瑞之
命請置軍令狀　天將許之是夜二更矣公以所
領軍百餘人越城突入以火攻之賊陣潰亂相失
公奮臂大呼追斬數千餘級獻于　天將以贖應
瑞之命遂致　天兵之全功先是我國本無鳥銃
不知炎焰焇擣火藥放丸之事公講和之後即請

于兵使始教鳥銃造藥之法故二十一年癸巳 朝
家別設訓鍊廳募入碧潼降倭三百餘名造藥倣
砲公又使軍官金繼守繼忠等使之教鍊各道江
邉造出火砲鳥銃之際古有破鐘埋在鐘樓故公
請于體察使以其破鐘之鐵冶鑄火砲鳥銃等物
令一國軍卒習其放砲放丸之技數月之間一國
皆得精銳發無不中中無不死盖壬辰八年兵火
我國之追奔逐北所向無前獲全功保 宗社奠
生民者盖由於鳥銃火砲之出則公之功於是爲
大矣平日甞聞於先君則昔者日本沉水軍得之

海中以爲兵器之最精最妙者云噫 宣廟癸卯
止警數起無歲無之以貽 朝家之憂光海朝引
見公問之以防禦之策則公亦自願仍防十年當
一面據守要害之處其他分方屯軍皆有期限交
遞而公則仍防一處於十年俾不交遞各處軍糧
則皆使軍人就運於列邑一守信地終始靡懈者
十年如一日其時體察使美其忠誠 啓達于
朝光海聞而嘉之命召引見於後苑親自犒饋特
爲褒賞加資正憲賜自願仍防其心可嘉八字而
貽領軍人以次論賞蠲減復戶 仁廟朝二年甲

予公年五十四也逆适之時移檄于公公時
在鄉庄而即見其書大驚失色怒對适使裂破檄
書大罵曰豈意如此　聖明之世有此亂臣賊子
耶揮却而逐适使矣适又送使脅之曰若終不聽
吾言則吾得志之後滅汝子孫破家豬澤矣公即
斬适使仍沐浴齋戒焚香祝天願殲适賊者六日
此則不肖孤之侍膝時親聆目擊者及适伏誅之
後副將徐牙之素稱飛倭也領軍逃竄東西衝突
而以其驍勇絕倫之故我國之兵莫敢抗衛人皆
畏避無敢追捕者　大駕還輿之後下令本道巡

節兩營使捕牙之巡節兩營大發軍卒次於洛東江上下令亭長曰牙之必領軍而来渡此江及其渡江之時汝等棹船于上流泊於石壁之下則彼前不得登退不得還若此之時如以大軍掩殺庶可圖矣亭長受令而待越二日牙之果到登船亭長中流棹船而上向於石壁之下則牙之會其意而大怒叱其軍欲斬亭長亭長惶懼不敢泊船於巖下直向平陸而渡之牙之領軍策馬直衝巡節兩營之陣如入無人之境而自如過去牙之所率軍百餘名皆慓悍勇力我國軍兵戰慄惕伏莫敢

犯前爲國大患自 上命公捕捉公以效忠報國
之心承 命欲逞之度牙之才勇則不可以軍
卒威勢智畧勇力捕捉也且况有二寶劒常佩於
衣帶可當百萬之師也牙之自洛東津躍去之後
將有還歸日本之意轉向海邊公輒解其意乃運
秘計先使分付於路邊及傳舍處盛置酒肉以饋
之行到密陽嶺南數相逢牙之牙之似有逃去之
意公以温言誘之曰余汝俱是日本之人也余則
既已授命而遺子孫於東土汝則在此而爲逆逭
之將爲逆於東國必不得生也雖還日本汝又降

於東土爲逆於日本豈可以得生乎於此於彼汝安歸哉然吾留在此汝歸日本今日乃去留之日也終日飲酒不亦可乎牙之曰諾是時公以去核暗置衣襟中兩相與勸酒公則佯飲而灌於衣襟中去核故終日不醉而牙之則以毒酒連飲大醉昏倒鼻息如雷公使家奴大器潜拔其二寶劒大器者自日本來時率來家奴亦勇力絶人者也牙之乃覺而先以手撫其所佩寶劒則俱無有驚惶失色之際公即命軍卒縛致麾下而平明大會軍兵威儀跪於階下數其逆命之罪使之就戮見牙

之俯首聽命曰惟惟公使人遂斬其頭叉麾下勇
士十餘人獻馘于朝 仁廟大奇之以牙之籍浸
田民 賜牌于公以酬功公抗疏曰討逆受功其
在臣子之義固非爲國竭忠之道也大違事理心
極未安請納于守禦廳爲屯田至今在於大丘清
道金海密陽昌原靈山等地稅於守禦廳則公爲
國之忠斷斷無他於此可見又値丙子胡亂之時
公年六十六也在鄕庄得聞胡兵長驅無人可禦
公不待 旨命星夜馳突比至京城則 旨命始
下而 太駕移御于南漢重被圍繞朝臣奔竄無

處付托公因不下馬直赴戰廣州鎮嶺陣則乃慶尚左右兵使陣也左右兵使見而大悅之互相爭募故不能付入於彼此卽以所領軍一百五十人離大陣五里許別成一陣以待之矣是日夜子丑時震天動地之聲自遠而近達朝而不休及其平明視之則鐵甲胡兵雲屯蟻聚彌滿廣野鎗戟蔽日公號令軍卒嚴整隊伍建旗於百步之外下令軍中曰胡馬若到未入百步而放砲者斬列成三隊蓄銳伺發俄而胡馬先鋒擁楯綽鎗大鳴戰鼓揮旗魚貫而進威聲浸盛殺氣成虹公親當先犯

直前則胡馬先鋒中丸落馬者不計其數後軍挾到猛如風雷公又親自擊鼓指揮軍卒自卯至辰放砲不已橫屍如山流血成渠胡軍擊於僵屍不得進前以要金去屍堇得一線路往來而無抵敵之道故鳴金退却公從後放砲追至慶安橋十五里蔽地賊首難盡計斬只斬賊梟盛於戰帒中者難計其數胡兵不能抵當卽以後隊爲先鋒陟山涉水突入其陣潑先犯右兵使陣而又中放砲幾乎止敗之際火藥庫中奄然失火左右兩陣皆爲陥敗公見胡兵之得勝慷慨不已而年逾六十不

能自前顧謂副将金継忠金戎守金誠仁金貴成
曰能衝胡陣多獲首級者必重賞之四人應命躍
馬揮刃直衝胡陣所到之處胡兵果爲披靡継忠
戎守貴成二次衝突多斬首級而還誠仁則必無
退意徃来衝殺力盡勢孤死於胡鋒之下公見其
忠勇而死死於王事即欲并死徒死無益故欲爲扈
從 聖駕而歸赴南漢則和議已成矣雖發憤欲
死而死無奈何且成功自慶亦非美事故賊臭所
感之戦猶投於地擲釼大哭怒髮衝冠曰吾聞北
虜 大明之敵國也大明朝鮮之恩國也若思

大明則東土臣民寧死於北虜之鋒下其在春秋之義豈忍請和於北虜乎仍自痛咄而歸噫公爲國之忠尊周之義實無愧於魯仲連蹈東海之志而公晩年又嘗語不肖孫曰天牖我衷寔至今日既爲氓於中夏又使汝曹遺托於中夏是則幸也而但受 三朝罔極之恩一介賤臣未得報於萬一死有餘罪目不瞑於九原汝曹念之不肖孫趍而承命不知其言之悲也及今思之豈不哀痛之甚者乎嗚呼公生於蠻鄉長於蠻鄉左衽侏俚之中超然向化於中夏文物之俗故越海之日講和

於東土者尊欲寄子孫於東土之意故先君嘗於
徃來京師之時共濟艱虞於壬辰之諸宰大臣欲
援薦不肖等而問有子於先君則有不肖等兄弟
五人而先君對之以無有蓋不欲其顯揚子孫之
意而有此對也其後訓局思公訓鍊功勞以不肖
孤別薦 啓下本局其 啓辭 批答曰金忠善
向化歸義之誠爲國盡忠之心極爲可尚其子孫
世世錄用加給復戶爲 敎前後事蹟畧在於大
丘邑誌噫公雖不以學文爲業而每當先世諱日
則滂泣終日必正衣冠明燭達朝且於南風之吹

來則舉衣解帶南向噓唏喟然長歎或至涕泣此乃思鄉慕親之懷莫之禁而發於外者也公之於孝也誠爲出天之孝也公之爲行在十去二而爲未於兄弟之列每見人之多有兄弟則又爲泣下欽羨友愛之道於斯可推而至於忠之一字則已見於臨陣之間行事之中矣見人而恭敬慈愛御下而度以己心故公之別世後家奴大器素以忠奴侍公之墓下者爲三年則公之於僮僕置之赤心之中盖可知矣而教子弟以忠孝立家法以嚴厲雖至耋八袠年必鷄鳴而起正其衣冠終日端

些未嘗疾言遽色喜怒不形於色憂慽不施於容
公之所著家訓及鹿村誌畧有公所懷則不肖孫
何敢贊一言而妄辭得罪於先君之靈耶噫先君
一自東投之後未嘗言日本之事亦不言來歷氏
族故子孫未能詳知世譜來歷而先君東來之時
懷來辛卯式戶籍故子孫僅知先君以上三代是
誠爲幸而先君身長九尺力能擧四五百斤義髯
鬚勇如風雷氣如長虹行步如飛些必端拱不有
言事則終日默默雖有喜幸而未嘗見齒開口便
說孝悌忠信禮義謹和等語而及夫我國講和於

止虜之後恒切尊周之心且壬甲丙三亂樹勳之後未嘗自伐之功之事或有爲公誦功者則必揮戲無語又不爲子孫立産業家居以恬靜自守謹言愼行以教子孫而及其大化之時有憂國竭忠之語丁寧申戒於子孫則公慕夏之意於斯切矣先君東來時率家奴大器爲一生使喚而年亦至於九十而撫子孫且先君平定三亂之寶劍先君生時傳給於隣邑清道上次山居載寧李公栖公之精力至老不衰故及其捐背之翌年公年七十一番未覆逐大虎斷其尾而歸少時勇壯擧皆

知性好吟咏遇事則吟遇興則咏故晩年病席有朝來強起彈琴坐猶有千山虎獵心之句蓋公之氣像可見也且公三亂平定後居家時每當月夜則必乘日本所乘赤驃大馬而使奴大器驅牽馳突於鹿村周廻以發其勇氣者而無月不爲苟不如是抑其勇氣則必呻吟委卧此可見勇氣之雄壯而莫之禁也且先君平定三亂之後以渡海時所領三千兵春秋試鳥銃之才技拔其尤者一人薦于訓局直赴會試及先君捐背之後遂廢此法其衆因屬京別隊而春秋試藝時所立貫革基

址尚在於先君所居之家前稱道貫基者耳噫公
在日本時有二妻而來投東土之後娶發使仁同
張氏春點之女生五男一女男長不肖孤敬元別
薦啓下特加折衝次敬信次右祥次繼仁次敬
仁女張達文不肖孤生七男四女男長振鳴次振
英次振雄次振亮次振傑次振聲次振邦女朴源
朴興漢朴文邦洪禹平敬信生五男二女男長振
興次振發次振鳳次振文次振機女金善鐸金善
葉右祥生二男長宗憲次厚重繼仁生四男長漢
鳴次五南次夏碩次以鳴敬仁生四男長臣英次

振語錄并幼張遠文生二男長受齡次繼齡公衣冠之歲大丘上守南面友鹿洞三頂山壬坐之原即先君生時親自所占之處也先君占得此山之後嘗語不肖曰當用此山之後三年內若逢官辱則六代後發福必矣果如先君之訓過葬後三年內逢辱於官庭以此驗之則先君所訓六代後發福似可有待矣家址則公初卜于達邑上守西梧川里一名梧耳村居十載一日嘗遊獵于友鹿村占其勝家是洞遂爲移卜而子孫世守此居若有運徵之嘆則復移居于仙遊洞下者亦有垂訓故不肖

奉承亦以此訓遺戒於子孫者耳墓碣島郡守俞公棫之所撰也噫我家本是他國之人文獻無徵不能世世採錄只記先君之所嘗言者而文拙辭澁多有闕畧於所聞然而余亦餘日無幾孤露之懷益切畧舉梗槩今而後先君之私訓於不肖者始可想得也況且今年乙卯乃不肖孤周甲之歲也追憶先君之訓言猶在耳不勝痛悼而若無此錄則雲耳之輩何以知先君之事蹟乎茲以書示于子孫崇禎紀元後四十八年乙卯仲秋上澣不肖孤敬元泣血謹識

書慕夏堂言行錄後

夫人之有志有超卓然有可觀必不係於世類不局於處地不可以古今論也昔季札由余外夷之人也季札讓而尚節葬而合禮觀樂而知列國之風由余為霸王佐樹功烈於竹帛二人起跡遠於中華君子許之其非有志有超不係於世不局於地者歟慕夏金公忠善昔當龍蛇之難從鶯部飄身為我用倒戈殲賊樹不世之勞釋卉介之陋襲冠裳之俗慕夏扁堂之義盖在乎是其後甲子徐牙之馘丙子雙嶺之捷激以忠膽輒奏奇功及聞 朝議與虜講和擲劒

痛哭曰春秋之義其可忘耶遂還嶺外訓誨子孫鄉
里以扶世教為事嗚乎是其有志有趨卓然可觀不
啻如季札由余比也是奚以係於世局於地古今論
之哉然當時酬報之典曾不過軍啣散秩而已而祿
亦不及於子姓斯可謂世有公議否乎其孫有三柏
處士振英世隱白鹿之洞劬躬讀書風厲後學人皆
謂有祖之風噫絕三柏後者又能世襲祖風如三柏
之為則是其為光榮芳馥不可以世之軒裳圭組易
之也夫何待外至之公議有無云乎雖然理有顯晦
微著如陰陽寒暑往來屈伸不可以或廢使其晦者

長晦微者永微無可顯可著之日則其可謂有天理
否乎理之斷不如是吾必以篡夏三樹二公而卜之也
請且待之哉崇禎紀元後四甲戌資憲大夫司憲府
大司憲金義淳書

行狀

孔子之作春秋也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夫所尚乎中國者以五帝三王之居也以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之區也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焉有仁義禮智孝悌忠信之教焉孔子之衮鉞莫嚴於華夷之大防而曰華曰夷有時乎輕重若慕夏公之向化歸義在所進乎在所退乎噫大倫大綱之在天下天經地義固磨滅他不得而秀吉之篡竊稔惡淸正之無名興師公之所為與并立於天下者今焉不待周公之膺狄幸值陳文遣郝之

會則天所以黙諭公慕夏之宿願者其非陰相志
士義人曲爲之地者耶萬曆壬辰公年二十二本
姓沙諱也可 宣廟朝賜姓名金忠善字善之貫
金海父諱益祖諱泱國曾祖諱鋈此公初來時所
懷辛卯口籍可考也公身長九尺力能擧四五百
斤美鬚髯氣如長虹行步如飛故國時事七十年
絶口不曾一出於家庭子孫輩雅言間人孝友之
行輒南向泣下壬甲丙三亂忠義奮發令人激勸
不已其初刱見吾邦小中夏之盛雖在干戈倥偬
之中而人心也風俗也衣冠文物也擧目入耳果

協忠貞宿顧曉諭一書講和一檄說盡至誠歸義
之意蓋其歸義也智非不足也力非不贍也才非
不逮也勇非不壯也非兵革之不精也非器械之
不利也惟以中夏之爲千古聖人之國也初結交
於金將軍應瑞繼而論兵事於體府督府諸大人
樂與之上下論議至如火砲鳥銃鍊鑄運用之妙
淂之海底儘是戚總兵所謂天生古今所未有之
精械妙用兩自公始有之閑之行陣無不告捷良
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而公不自有其始歸化也
大破萊蔚兩路賊事聞 特加嘉善自後每有征

戰必自任以前鋒八戰萊梁海濱獻馘無筭進至
慶州斬首三百餘級　賜姓名金忠善陞資憲
上還都賊爲天兵所敗玄蘇竹溪等壘拒守公
挑戰十餘日清正玄蘇等退至甑城亦不戰而退
公大破義智於城下右道賊渡洛江搶掠靈昌玄
家清慶等地都元帥權公慄使金兵使應瑞留陣
達城以鎭之公自請移屯家清間賊遂追去公請
立功自效以贖金應瑞之死告功於天將教鍊金
繼守以炮丸之制令各營各鎭兵器始精永爲萬
世兵陣之賴癸卯有北警總起公陳䟽請十年仍

防不許年數限止騷解弛之日癸丑自上引入後苑大設犒饋因加正憲教旨特書自願仍防其心可嘉八字以褒之　仁廟甲子逆适叛使人脅公公卽斬适使以討适追誅副將徐牙之素稱飛倭驍勇絶倫無敢捕者監兵兩營大發兵追至洛江上牙之卽犯兩陣如入無人之境公度牙之難以力取且其時佩二劒足當百萬精鋭其必轉向海曲尋歸路密令路傍傳舍盛陳酒肉以俟之忽遇牙之於密陽嶺南藪公見牙之驚疑之色以溫言誘之曰吾與汝俱日本人吾留在此汝歸日本

令白乃去留之日終日痛飲可乎牙之曰諾公佯醉勸酒暗藏去核衣襟中終日不醉牙之連倒大觥泥醉公使家僮大器潛拔去二鈎大器公渡海初從者亦勇力絶人牙之驚覺先撫佩鈎已失之矣公即令縛致大會軍兵數其逆命之罪斬之并斬其麾下勇士故也之等十餘人 仁廟大奇之以牙之籍沒田民 賜牌公上疏力辭請納守禦營爲屯田丙子公年六十六胡兵長驅無人可禦公不待 召命星夜馳進 大駕已在重圍公不日急赴廣州雙嶺慶尙左右兵使陣守見公大喜立

相爭募公自以所領一百五十騎別成一陣於相
距五里地當夜子半聲震天地自遠而近達朝不
止鐵甲胡兵雲屯霧集劍槊曜日旌旗蔽天公令
軍中曰虜未至百步而放炮者斬列成隊伍以待
俄而賊綽鐃鳴鼓殺氣成虹公當先直犯胡兵中
凡落馬者甚多後軍夾到勢如風雨公親自擂鼓
指揮軍兵自卯至辰放丸如雷橫屍山積流血成
渠公追至慶安橋十五里蔽地賊首難盡計斬只
斬賊梟盛於戰笭又不計其數賊不能及吾節以
後隊爲前隊突入其陣中忽値火藥庫失火左右

兩陣大亂陷敗公見胡兵得勝怒氣塡胸奈年已
衰無以自力顧其副曰盍思死戰金繼守金繼忠
等衝突數合胡兵披靡金誠仁力盡勢孤竟死賊
鋒公見忠勇死於 王事即欲同死而顧義在扈
駕馳赴南漢聞已講和擲劒痛哭怒髮衝冠曰
此虜 大明之讎賊也若思此義則寧忍與此虜
講和乎痛哭而歸每自慟當初慕義是慕夏也今
中夏無主矣白鹿寒泉念昔賢之嘉名鳳巖鶴麓
寓逸民之間樂而風泉百世獨保蹈海之高蹤懷
慕千古尚友典午之清隱則慕其人論其世其善

變之陳相與歟觀周之延陵與歟抑跡魏心漢終身不
渡北之夏侯霸歟公晩年病起有詩曰朝來强起
彈琴坐猶有千山虎獵心可見雄豪氣像老猶不
衰也公有家訓里約一二條例依然藍田古意務
農桑講信義彬彬乎一副風謠詩書射御猶可徵
古先餘化近聞有玉水村士氏出於海邦其學宗
惇於吾儒法訣其與慕夏公慕夏之心不約而吻
契其在樹風獎義之政孰不思所以欽慕激勵於
公事行者耶伏況我 先朝御定尊周錄我東之
春秋也世之秉惇史者其必有繼述 先朝成憲

大書公義蹟并列於貞元翰雀孝一諸義士者歟嗚呼韙矣公生于隆慶辛未正月初三日卒崇禎壬午九月三十日享年七十二配仁同張氏牧使春點之女生五男一女男敬元別薦析衝次敬信次右祥繼仁敬仁女張達文敬元七男四女男振嗚振英振雄振豪振鉷振聲振邦女朴源朴興漢朴文邦洪禹平敬信五男二女男振興振發振鳳振文振機女金善擇金善韓右祥二男宗憲厚重繼仁四男漢鳴五南夏碩以鳴敬仁四男臣英振喆餘幼張達文二男愛齡繼齡蕃大立上守南商

三頂山壬坐之原公所自占也以為六世後當大
發家在達城上守南面友鹿里郡守俞公拙撰墓
碣今來請狀公者公六世孫漢正也崇禎四壬寅
正月上浣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應教知製 教
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李家淳撰

墓誌

公日本人也姓沙氏名也可萬曆二十年壬辰清
正之八冠為先鋒將四月十三日越海見東土禮
義之俗慕中夏文物之盛渡海之日歸附于慶尚
兵使朴晋累立奇勳兵使 啓聞朝家超二資嘉

善後又因都元帥權慄御史韓後謙啓有賜
姓名陞資寵之 命時北虜匪茹狼烟數起公陳
蹟自願仍防陞正憲階特蒙 御筆八字甲子适
變斬适副將牙之 朝家賜牌酬功公抗疏納屯
守禦丙子之亂又立大功歷事三 朝實爲青史
之所罕有也公父諱孟祖諱沃國曾祖諱鉴公生
于隆慶二十五年辛未正月初三日卒于崇禎十
五年壬午九月三十日享年七十二配仁同張氏
牧使春點之女生五男一女男長敬元次敬信次
右祥次繼仁次敬仁女張逵文敬元生七男四女

男長不肖振鳴次振英振雄振豪振傑振聲振邦
女朴源朴與漢朴文邦洪禹平敬信生五男二女
男長振興次振發振鳳振文振機女金善鐸金善
業右梓生二男長宗憲次厚重繼仁生四男長漢
鳴次五南夏碩以鳴敬仁生四男長臣英次振喆
餘并幼張達文生二男愛齡繼齡公衣冠之藏達
城之南五十里上守南面友鹿洞三頂山亥龍壬
坐之原崇禎紀元後四十一年戊申五月 日不
肖孫振鳴撰

墓碣

公諱忠善字善之姓金氏貫金海也以日本之人
本姓沙氏名也可歲在萬曆二十年壬辰清正之
興師入寇也以公爲先鋒將領兵三千渡海始見
東土文物卽日以用夏變夷之意講和於本道節
度使朴晉協力討賊累立奇勳兵使 啓聞于朝
上使之乘馹上來試藝奇之超一資卽除嘉
善 命送嶺南累建大捷又以鳥銃火炮搗藥之
制始教我國自此以後一國軍卒皆得精銳爲國家
兵器之最利者其後又因都元帥權慄之表 上
太功陞資憲之階 賜姓錫名 寵而異之 仁

廟癸卯北警數起爲 丙枕之憂公以防禦之失
策陳疏而自願十年仍防遂蒙正憲 敎旨有自
願仍防其心可嘉之書 御筆特褒 仁廟甲子
以捕斬逆适之副將牙之之功 朝家賜牌酬勞
公固辭不受陳疏還納于守禦廳爲屯田至今收
稅而且於丙子胡兵之大驅公聞變於鄉庄不待
召命赴戰于廣州雙嶺陣斬虜臭五百餘級
丙 大駕移御南漢故擬扈 聖躬赴于南漢則
和議已成矣只自痛哭莫曝丹心可勝惜哉公生
于隆慶辛未卒於崇禎壬午享年七十二窆大丘府

南友鹿洞三頂山亥龍壬坐之原卽其墓也配仁同張氏牧使春點之女生五男一女男長敬元次敬信次右祥次繼仁次敬仁女張達文敬元生七男四女男長振鳴次振英次振雄次振豪次振傑餘幷幼敬信生五男二女男長振興振發右祥生二男長宗憲次厚童餘幼崇禎後二十七年己酉八月下澣通訓大夫行清道郡守俞棫撰

傳

公諱忠善日本人也本姓沙名也可歸于我

昭敬王賜姓名金忠善忠善殁百有餘年嶺人慕

勳德一示衷立祠俎豆之公自幼喜讀古聖賢書慈
竊慕中夏然生海外蠻夷中恨不見禮樂文物之
盛意獨悒鬱不樂嘗拜官至少尹正亦非其志也
大明顯皇帝萬曆壬辰日本關白平秀吉以清
正爲帥大舉入寇朝鮮師號屢千萬艅艎蔽海千
里不絶清正素愛公勇智過絶人乃任公爲右先
鋒將選精兵三千屬公公時年二十二慷慨謂朝
鮮以禮義稱小中夏今師出無名徒啓釁鄰國有
乖耳從之非天既而又心語曰一出朝鮮觀禮樂
文物即吾願也強曰諾迺領兵先到釜山下岸始

見民物衣冠輒大喜曰我得所矣何忍加兵於仁
義之俗即爲文諭我民庶曰余素慕朝鮮者無意
爾國亦無意侵暴者等耳爾各安堵樂業毋或走
匿避我我師有敢殘害汝一人者斬謝汝不饒民
信其令耕者市者皆不變是時公向化之志益决
先移書約自附於慶尚兵使朴晉師所領三千兵
馳詣轅門見朴晉朴晉大奇之延置幕中與籌策
無非殲敵秘謀公素習火炮鳥銃之製至是多做
而鍊教分遣麾下善鑄者金繼守等使遍教於京
外列陣我國鑄銃措藥之法始盛 上聞之命召

至禁庭試武藝稱之曰能超階嘉善大夫時清正陷東萊鰲機張直走蔚山公與朴晉進圍之公部下慓卒皆砲劒奇才所向莫不靡潰逐追躪大殪之居無何賊又大至厥數倍之益耀武恐嚇我軍氣兇公賈勇先登膊戰益力賊知不能支掩匿走遂乘勝逐殺積屍如山捷聞 上大嘉之賜姓名褒之公上疏謝 恩畧曰臣本島夷賊俘羈旅寒蹤歸附之後竭盡心力破賊效忠道理當然甑城之役一戰而勝再戰而捷非臣志畧過人也誠賴聖上大德神威而乃 聖上歸功於賊臣濫賞

於賊臣表揚之顯寵之昔秦穆公尊寵由余漢之武帝愛厚日磾而豈有賜姓錫名若臣榮者乎後屬提督麻貴軍中效力亦多會兵使金應瑞坐軍失伍提督怒將斬之公署狀請命曰小將與應瑞主客耳應瑞罪抵軍律小將將何敢坐視其死今日之戰當斬獲倭將頭贖應瑞有如不效卽斬小將代應瑞之辜署已躍出戰斷倭名將頭以歸應瑞得無死公居兵間七年戰輒有奇功未嘗自伐難已卜居于大丘之南三聖山下友鹿之村娵婦生子娛山水遊獵後聞北虜數侵軼爲彊域患憤

然上疏曰竊謂自古莫不有敵國之憂而防禦得
其道者敵莫敢肆昔齊威王時檀子守南城則楚
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武使李廣
爲右北平太守則匈奴謂之飛將不敢近塞盖防
禦得其道也今料北虜之勢緩則肆急則逃誠有
一男子一長劒足以備患然 國朝防守之法乍
往乍來無久戍長計使彼窺隙輒動誠可寒心臣
請自以身防不限年數期弛北虞乃挑弓戈嚴警
備虜懼焚巢宵潛逃走十年然後始還進正憲階
逆适叛既伏誅副將徐牙之倭人也爲适用驍勇

稱飛倭跳踉突驟所至人無敢前公揮釖一出擒斬之馘獻以牙之庄稷及田賜與酬功公疏辭甚力請付守禦營補軍用 烈皇帝崇禎丙子虜警急時公雖老忠勇不衰無日夜馳赴京 乘輿已播遷于南漢城遂直抵雙嶺陣戮力轉鬪虜軍大亂死傷不可勝計用戰帒盛賊馘數千級將獻于行在至南城和議已成公以帒馘擲地憤恚大哭曰豈以禮義之邦而忍屈膝於醜酋乎春秋尊攘之義焉在吾一釖足當百萬之師今將安用即投釖悲不已歸鹿里號其堂曰慕貞記以見志又

嘗著家訓鄉約等并前後五疏皆懇懇淳篤可誦其平生所存一時忠義藎臣如鄭蘊李德馨李廷馥金命元李時發金誠一郭再祐李舜臣金德齡諸公莫不致書爲禮初從軍渡海懷音歲口籍而來顧其志已決不復返也其世閥子孫別有譜序原任吏曹判書徐公宗伋所撰詳焉贊曰

議者以公比擬漢日磾頗近之矣然日磾何嘗有爲漢勘敵奇謀異績畧類公者哉史稱日磾殺弄兒與之孰若公以忠孝拳拳著訓豫爲之教也始公之來也其非不利也力非不强也智非不贍也

乃家血刃而歸于義者蓋其慕禮樂冠冕文物自
孩提已有所蓄積如良知非一朝適有也即誠天
下間氣豪傑之士曰彈能然崇禎紀元後一百
六十九年丙辰仲夏完山李義甫撰

三道儒䟽

伏以異國之人而向化輸忠則顯榮之道可別於
本朝之人矣草莽之臣而捐身報國則褒賞之典
宜優於世祿之臣矣苟或既顯矣而猶未盡顯之
之道既褒矣而猶未盡褒之之典則身後褒顯雖
不關於自家分上而在朝家勸礪之典亦豈無

矜式之道乎臣等敢以故向化功臣正憲大夫臣
金忠善故軍資監叅奉臣李誠國壬辰立功之事
故 贈承旨臣周宰成戊申戡亂之事條陳於
紬續之下伏願 聖明少垂察納焉故向化功臣
正憲大夫臣金忠善本以沙姓生於日本壬辰之
歲以兵三千歸附於慶尚兵使臣金應瑞倒戈斬
賊立功自效故 宣廟朝大嘉褒賞 賜姓金氏
錫名忠善仍屬 天將麻貴軍中斬獲倭虜累
立奇功蓋我 國本無鳥銃之制而忠善刱設都監
盡其妙法而傳之則我 國之有鳥銃實自忠善

始也逮夫甲子之變适將牙之授首忠善之手丙
子之亂慶安獻馘亦出於忠善之戰則此非但昭
載大丘邑誌及輿地勝覽也 宣廟朝下 教旨
以御筆特書曰自願仍防其心可嘉 仁廟朝下
批曰金忠善向化歸義之誠爲國盡忠之心極
爲可尙其子孫世世錄用加給復户爲教二度尙
在其家則此是忠善之實蹟昭不可掩者也故軍
資監叅奉臣李誠國卽靖國功臣碩蕃之玄孫也
本以京中之人寓居於忠州壬辰之亂聞 大駕
播越北向痛哭誓以身殉而倭虜充斥道路不通

故布衣草屨晝伏夜行隨 駕於松都以至龍灣
至誠 扈衛備經艱險回 駕後以原從功臣除
軍資監叅奉而誠國辭謝退居忠州研道守令老
而彌篤盖其天賦之性出於至孝七歲而父病吮
疽九歲而母病斷指侍湯之日母思雉肉則雉自
飛入於鷄塒故取以供之居廬之日墓木枯於毒
虫則呑蟲誠告而枯木復生故 朝廷以誠國出
天之孝能感飛雉懸虫 特除繕工監叅奉而終
不就職此是誠國孝親忠君實蹟 朝野之所共
知也故 贈承旨臣周宰成卽己卯名臣世鵬之

孫戊申之變安陰陝川等地賊騎突入人心渙散丙寧成以白衣倡義傳檄列邑召募義士杖劍登壇其盟士卒詩曰慷慨登舟嚼手盟江風吼怒江波鳴傍人莫挽吾行色義重君臣一死輕其罵賊之檄有曰不意 聖世有此亂賊非我嚴討天必顯戮倡率義旅誓食其肉云云賊徒聞檄後大者逗遛不進小者屯聚不發慶尚監司黃璿特使寧成畧率軍兵間探賊情中道遇賊奪賊鐵稚殺賊數人追奔討賊之際爲賊所傷嘔血數斗仍以致死丙使安陝之賊不敢倡獗終至誅戮者皆寧成

之功也其後領議政臣金在魯 筵稟至有
除職之 命而寧成已爲身死故未果擧行其後
又因大臣 筵稟特 贈承旨 傳曰本道以鄒
魯之鄕節義若是彰然其中表異者爲先旌門亭
下 教又於壬辰正月二十五日備忘記 傳曰
忝原周寧成旣贈職果有其子豈可老死鄕村令
該曹特爲錄用事下 教則此是寧成之實蹟若
是表著也臣等謂用夏變夷者古或有之而忠善
之向化歸義此豈非出人上萬萬者乎板蕩誠臣
何代無之而識國之布衣 扈從寧成之身死

國亂亦可謂頹波砥柱者也我 聖上賞功奬節
之典靡不用極壬辰立節之類戊申戡亂之輩咸
蒙 襃贈旌義之德於脩夜之中而惟此忠善誠
國寧成三人者旣是莫大之功而誠國寧成則或
贈或除未蒙襃賞之典至於忠善則 兩朝
許忠三亂樹勳實爲吾東方三百餘年之第一而
雨露之澤獨不及於泉壤 贈秩追諡之典旌
閭血享之 恩尚欠至此口碑不磨徒切志士之
慨羊義不及賞多向隅之歎伏願 聖主特下
允旨或 賜其諡或 旌其閭或 贈其職以爲

矜式當世激勵來裔之地

鹿洞祠開基祝文　徐文僖

伏以慕夏堂金公志節功勳久宜俎豆之享而至今猶闕士林深惜幸賴實錄始發公議大張爰立揭虔之所以是日開基神其保佑順遂無艱以答輿望

上樑文 庚戌三月晦日　郭斗衡

輸忠悃於小中夏之國揭千古有志棟樑新廟貌於大東魯之鄉待萬世不祧香火雲仍晉慶士林尊瞻竊惟忠義於人臣實爲經緯乎天地斷斷兮

貫白日盡己於扶社稷任安危之時邁邈乎薄層雲行宜於處君臣辨熊魚之際是所謂大本之立豈不曰恒幹之初青丘禮讓方高萬邦標準黑龍妖氛何動八年兵戈天將來援有若李提督之虎畧神兵亦降孰如關雲長之龍韜朝鮮亦中夏欽慕禮義邦之有士日本乃夷服何生慷慨人之若公幾年思用夏已自髫齡之時至屣在變夷今至弱冠之日清正爲元帥祥若喜於先鋒之驅節度有主人遂講和而後援之次鳥銃火藥翔神器於兵家牓書諭民鎭中心於鄗屋凱城三捷獻馘贖

將之功洛津兩營讓頭斬牙之賞狼臭滿戟士之
佈慶安橋十里陣雲麟經啜復讎之書南漢城一
時和議十年防禦披腹而呈琅玕三亂功勞爭光
者惟日月肆天命乘馹嫂賜姓錫名之恩降仙醞
酬勳爛頂玉鬢貫金之典晦跡處洞卓卓乎明哲高
蹈還牌牙屯懇懇乎強兵富國使人而得免禽犢
冠裳恵澤至今永賴微公則吾其披髮左衽功烈
從古罕聞不幸實錄之無傳未得膚功之有闡公
論開口於當日令名豈且於後艮有是孫於是祖
杜征南沉碑曾何處可求托知己於知心李浙東

遺蹟在安丘始發然後忠魂義魄雖死而如生庶
幾氣節功勳將泯而還闡猗歟事迹之可見燦然
文獻之足徵功存國家永世不遷之位著垂後裔
多年克禋之儀有議一家之朝深未遂幾日之謁
論礱之礲欲列而未列瞻聆之愧曰深摸搆累營而
不營嗟惜之聲歲起幸賴子孫之至悃益聳士林
之追欽何有何亡鳩財於傾產無小無大協力而
同心剃棘初開山川改觀經始何亟棟宇忽新宮
墻深嚴美哉輪奐之就緒階級峻整允矣制度之
得宜陟降在茲彷彿精爽之如見盼嚮於彼親切

謦咳之若承豈意荒草山田邊作禮庭神室曠世克祀可覩忠於古來地秘天慳實有待於今者夫旣有欽格之時焉可無感發之懷峯巒壁立於東南凜烈千仞氣像松竹王森於前後颯爽百代風儀庶得瞻仰之餘無曰典刑之遠凡有秉彛之性孰無觀感之心追思慕夏之氣節天下萬國之高山更念向化之忠誠龕上七分之景行尚矣吾士勉哉甬孫相勗一言齊倡六偉抛樑東朝暉初上海天紅遥看故國知何許谷鳥飛揚喬木風抛樑西牛尾掛天鶴影低物像復從物外看高山偃蹇

高人齊抛南鹿水東流燕語喃一念尊周用夏
地紫陽山屹帶青嵐抛樑北五雲高處拱宸極天
涯咫尺一揮餘三角無塵漢水綠抛樑上先天已
朗後天元光華日月海東邦三代人物萬古炷抛
樑下三千大地無夷夏公靈如水流洋洋何處昭
明不可舍伏願上樑之後賢孫輩出吉士多繼
繼承承家業世起彬彬藹藹儒教日新涵養本源
根既深而枝亦茂培植元氣山自高而水益清幼
學壯行之習成入孝出悌之風作輸君焉菖慺愭之
情禮煥俎豆籩豆之賦儀誦孔孟學顔曾大學中

格致誠正之工自篤家稷契尹呂　聖朝上文
經武緯之治宜還

奉安文　　孫奉禹載岳

毓靈鵬溟夙抱偉器出幽遷喬臨亂歸義心存慕
夏志切宗周托身先鋒願氓青丘直擣甑城厥首
五百又戩雙嶺累建奇績自願仍防　王曰可嘉
爰賜土姓精金出沙歸卜宅里友鹿之北美哉家
訓猗與鄉約精忠義跡百世不泯有儼其社聿薦
苾芬

奉安文 奉安時未及來　河陽縣監尹載五

地靈之鍾慷慨男子鬱時居蠻海左維爲恥慕夏文
物平生大志強隨先驅入境倡義札觀魯樂磾需
漢廷三捷甑城一覲統亭感恩竭忠擒牙衝胡十
載防塞尊周是圖華秩非意義庄固辭一區間趣
友鹿新基以訓遺裔六世而昌廟貌斯新多士同
章式敬奉安吉日爰卜載薦馨香仰惟歆格

常享祝

志誓進夏義慕尊周擇地處仁受廛其儔效忠三
亂列朝功酬無訓遺裔一祠千秋

龍蛇事實撫錄

萬曆二十年壬辰四月十三日公下陸釜山時慶尚兵使李珏以郡守李彦誠定左衛將領兵馳往東萊見舳艫蔽海千里不絶李彦誠逃還人民驚散于時公見東土衣冠文物之盛心決用夏變夷講和于本國仍率所領兵三千歸附于本道兵使朴晋時蔚山郡人徐夢虎徐仁忠慨雲湧慕集兇士與公相爲表裏大破諸賊賊潰散退屯東萊九月公與巡察使金睟兵使朴晋以前萬戶金太虗爲蔚山假郡守出入山谷招諭散亡得軍千餘以郡人前縣監朴弘春定西面將拒東萊賊以前奉

事金應忠定南面將拒梁山機張賊公私船沉海
者盡取繕修以徐仁忠爲舟師將以截水路賊令
郡守率三百兵隨三路從急馳援又使公急造銃
藥以補軍器而協力討賊一朔之內七八戰連續
獻馘諸賊畏其鑄銃造藥莫敢來犯自是領兵精
銳甲於八路十月賊船六隻來自機張陸賊自阿
爾浦向蔚山郡公與郡守金太虗全應忠朴弘春
徐仁忠終日力戰斬陸軍三十餘級二船之賊鏖
殺無遺巡察使韓孝純與兵使並爲馳啓公之向
化於 行在所 上曰以金太虗爲蔚山實郡守

沙也可則向化立功尤爲奇之卽命乘馹上來引
見試藝後命除嘉善 特賜我朝冠服及青布三
千疋以爲軍兵服色癸巳四月十八日諸賊水陸
合勢四道並進時公與郡兵移鎭慶州徐仁忠接
戰於利見臺中洋斬殺射殺不記其數又於鳳吉
里前長鬐小烽臺下與賊連戰奪賊軍器獻馘
三百餘級都元帥權慄御史韓浚謙兵使朴晉並
爲馳啓除金大虛爲釜山僉使金應忠徐仁忠朴弘
春並錄原從一等而公則 特賜姓名加資憲
時淸正退軍屯釜山東萊且屯蔚山太和江西生

浦三送封書以求和郡守報兵使及都元帥元帥
欲許之公素知清正之深計乃爲止之送蔚山郡
儒將希春探賊情於西生釜山丁酉正月十五日
賊復來西生浦又佯請講和仍聚諸賊七月來屯
蔚山古鶴城毁府城移築甑城爲久留之計十二
月唐將楊經理鎬與麻提督貴領六萬餘騎與我
國兵二萬討之使左兵使金應瑞與金太虛及
公率郡兵爲前導外陣之賊一舉殲盡内城垂拔
而賊將詐請降兵使金應瑞退師竟至摧敗提督
大怒欲斬兵使公署狀請命以贖兵使之罪戊戌

八月 天朝再征嶺賊麻貴復征蔚山甑城賊以郡兵爲先鋒以公爲後應討之賊加設三城嚴備百倍公陳兵耀武百有餘日賊自焚其壘乘夜撤還自壬辰至戊戌賊留屯不歸列邑人民多附賊獨釜山東萊蔚山機張梁山密陽彦陽慶州大丘八莒之陣同盟誓師一心討賊無一人投附者以爲公之激勵義氣嘗爲先道之效云爾

謹書龍蛇事實後

夫人之秉彛良心不以中夏人而有餘不以蠻夷人而不足也以其所習之異而流風之殊故中夏

之人終於禮義蠻夷之人止於左衽而能改其俗
變其風則昔之蠻夷者可化爲禮義也向之左衽
者可以爲中夏也惟我先祖正憲公生於蠻夷之
鄕長於左衽之俗有意於變其所習之俗而慷慨
不已有志於改其左衽之風而慕仰中夏假一時
先鋒之將傳千載變夷之稱猗歟休哉豈不盛耶
公幼有壯志勇氣膽力超羣出類忠義堂堂得
諸天性平生所願只在於慕中夏之衣冠文物故渡
海卽日講和於東土非但悅周公孔子之道也要
使子孫遺托禮義之邦則其慕夏之深切志慮之

遠大囯是出尋常萬萬也誠非後孫之所可評到
而謹讀公之所著遺文及家訓則雖生乎數百載
之下而如侍膝下也惜乎公之遺文筆跡不特積
箱盈笥而只緣子孫之殘微且由中葉之失次所
藏遺跡存一二於千百爲子孫痛悼之情彌日彌
篤何幸戊申不肖有事洛中適逢龍岡居金兵使
應瑞後孫思訥始陳世誼之多少語及遺錄之在
案異哉此可謂杜征西之沉碑也不肖與之偕往
試一開卷則吾先祖一生志節事業曉然復著乃
敢以先祖遺稿爲實錄後旧裒輯爲附錄以成上

中下三篇而見聞謏寡烏得免闕畧之責耶伏不勝罪悚甭崇禎紀元後一百七十一年戊午三月上澣六代孫漢祚謹識

恭書 先祖慕夏堂遺集後

先祖慕夏公遺集 正廟己酉伯從兄漢祚氏求得於龍岡金將軍裔孫家即用活字印布三百年幾晦之蹟至是始彰可謂吾門之大幸然而不但一時之印本不能廣布或病其蒐輯無倫不肖敢復謀諸門族乃於 當宁辛丑使弟漢正編請徵信之筆於道内諸大家仍托改定序次於是乎

元集序跋及狀碣文字次第并列而丁乙刪節皆
得無憾遂圖繡板流布遠近嗚呼吾先祖豊功偉
蹟庶可無人不知而爲吾祖子孫者惟當誦習服
膺如飮食裘葛以爲遵奉當日家訓之階梯然則
是集之刊行抑亦爲吾門體先意慕中夏之一助
耶盍相與勗之歲壬寅四月下澣六世孫漢輔泣
血謹識

慕夏堂文集附錄終

附金誠仁行錄以同時向化之人故附錄于此

公本姓沙名汝其日本人也入 本朝賜姓金名誠仁 皇明神宗皇帝萬曆二十年壬辰公以日本右副將與首將 本朝賜姓名金忠善部將金繼忠大陸金海公幼有慷慨異志與金忠善金繼忠并有慕夏之志是役也公心非清正之無名興師而素聞東土之禮義故隨首將領兵渡海乃壬辰四月十三日也是日首將金忠善與公講和於本道兵使朴晉授書於防禦使金時敏并力討賊多建勝功于時防禦使以向化立功之意 啓達

于行在所 上聞而嘉之即命乘馹上來首將與
公聞 命即到 宣廟朝引見試藝大加寵異并
賜冠冕其後癸卯北警纔起 宸憂正切首將與
公自願仍防至戊申六年在仍防所二月朔日
宣祖大王昇遐首將則即赴京城而使公與金戣守
領其衆使之防禦至於 光海二十二年在仍防
所以多捷獻馘之由元帥 啓達于朝 光海朝
引見命除沙汝某爲嘉善大夫萬曆四十八年十
月日也其後又陳疏仍防自叱邊憂寢熄體察使
啓聞于朝 上聞而嘉之即命乘來上來特賜

姓名金誠仁字仁之貫金海 特爲廣賞加資嘉
義大夫 敎旨中特書向化僉職四守復戶爲敎
天啓元年五月日也是年辛酉六月下去仍防西
多捷獻馘邊憂漸熄之由 啓聞而振旅還朝因
加資憲大夫 敎旨中特書自願仍防其心可嘉
各陞一秩事受 敎十五字天啓二年五月日也
公之子貴成亦有勇力能繼父業於天啓之亂隨
父從軍多有奇功 特除禦侮將軍虎賁衛上護
軍天啓元年十月日也自願仍防邊境賴安元帥
又上其功 上特召命賜爵折衝將軍虎賁上護

軍教旨中自願仍防其心可嘉各陞一秩事受
教天啓二年六月日也又值丙子胡亂之時得
聞胡兵長驅無人可禦者首將與公及訓鍊僉正
金戎守公之子貴成晝夜馳突比至京師則 召
命始下而 大駕移御于南漢重被圍繞首將見
胡兵之得勝年滿六十不能自前顧謂副將公與
金戎守金貴成等多斬首級而公則一死節於胡鋒
之下云云

大凡人之生長於文明之鄉與起於禮義之教者是固觀感易而習俗美也若夫九夷之陋百越蕃蔡之地則苟非豪傑之士鮮能自拔其愚蒙之桎梏而篤信文物衣冠之爲美事也吾鄉友鹿洞有慕夏堂堂之主金公卽日本人也沙其姓而也可其名也入本朝賜姓錫名曰金忠善亦中國之之意也蓋嘗聞日本之俗四民去士知有兵而不尙文僻海萬里之外草書之所不通聲教之所不及天荒之地直一蚩蚩蠢蠢虺蝥之類而已也粤在宣廟壬辰之歲倭酋秀吉有射天之志來犯我東于

時公爲清正先鋒以若善戰之手侵暴殺掠非其不
能而登陸之日以精銳三千委身於我東介鱗衣裳
卽地辦焉棄故國如脫屣仰 本朝如父母觀其講
和交及列營門往復之書斤斤懇懇言必稱朝鮮小
中夏三代遺風盡在此無名之師不敢加於禮義之
邦何其義也何其仁也海嶽毓精有此不世出之人
器歟壬甲丙三賊之亂效忠竭力所在克捷躍入[illegible]
城斬賊首於萬衆之中以贖金應瑞之軍律自願仍
防十年枕戈作長城於玉塞之中适之副將徐牙之
素稱飛倭也路津謀泄之後睨視巡節兩營之軍揚

鞭走馬如過無人之地而公又誘致於凝川之嶺南樓下斬其首於盃酒之間以紓 九重宵旰之憂永絶三韓無窮之患前後戰捷不可殫記而每每不以功自衒則戰爭非公之本心功名非公之所願也莫宗祊於盤泰復中夏之文物永作聖人之氓其素所蓄積也不幸南夏幾定此警繼起風雨青城冠裳倒置春秋大義無地可措雲湧風悲歎息乃希而道跡卜築於達城之南三聖山下紫陽白鹿之間蓋取洞名之偶合於朱夫子講明道學之所也公以殊俗羈旅之人莫居於鄒魯禮義之鄉律身治家之節一遵華

制男女子孫隣里鄉黨皆有所矜式乎昔所著十五
條訓謨俱是楊氏家訓藍田鄉約則今此友鹿洞壑
即一區中夏也公之慕夏之意於是焉遂矣嗚呼北
學之陳良孟子不以楚之産而擯棄外國人金日磾不
害爲漢廷之名臣則自古取人之道不繫於世類尚
矣且况當時同功一體之人舉皆有贈秩追謚之
典而獨於公闕焉實是 朝家之欠典士林之遺恨
也追惟往蹟徒增曠世之感而已壬寅四月二十七
日通政大夫前行承政院左副承旨兼 經筵叅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順天朴光錫謹跋

之寇馬洪漸東國必不畏主也雖歸日本治又待
賜已投命西歸乎無於東主役則在北西遊妻
意公以溫言諭之曰余於汝俱是日本之人也余則
之行到家陷讀南歲相逢乎之死生有一語生之
後信夫使今計於路呈以傳合意國置酒內饋
將倉還歸日本之高轉向海島公輔諭其意已東
文帶可當日殺之時也千之自各東都歸去之
卒殺管器各男女捕殺也且況有二寶金帛風於
之以求命浴與之之長大十七男則不可以軍
沿前爲國人患自 土命公捕賊公以殺中謀國